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可 憐 的 人

(八)

著 俄 露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可憐的人

(八)

著 俄 露
譯 丹 李 于 方

漢譯世界名著

可憐的人

第五卷 黑夜中犬羣潛襲

一 東奔西走

在此地，有一件事情，對於我們此刻將讀的幾頁和將來還要遇見的幾段，都有注意的必要。

本書的作者——他非常抱歉，必須談到他自身——離開巴黎已經多年。自從他遠離之後，巴黎的面目已經變更了。一個新城勃興起來，許多是他所不認識的。他愛巴黎，這不用說，巴黎是他精神上的故鄉。他童年時巴黎，他所永誌勿忘的巴黎，經過了各種破壞和建設，到這時候仍是昔日的巴黎。請讀者允許他談這昔日的巴黎，如同牠還存在一樣。假使作者引着讀者們，向他們說：『在某一條街上有某一所房子，』而今日在那地方街道房屋全沒有了，這是很可能的事情。讀者們如果不怕麻煩，不妨自己去對證。至於他，他不知道新的巴黎是怎樣的，他祇照着浮在眼前的那幅寶貴

的舊巴黎影像寫去。夢想着他當日在自己國中見過的那些東西現在仍存在一二而不會全數淪亡，這對於他是一種具有溫柔滋味的事情。我們在本鄉中來往的時候，每以為這些街道對於我們是不相干的，這些窗子，這些屋頂和這些門對於我們都是毫沒有關係的，這些牆壁對於我們是局外人似的，這些樹木是不足道的樹木，我們不進去的這些房屋對於我們是無用的，我們所踏的道路全是石塊。一旦離開了那地方，我們便覺得那些街道對於我們是親愛的，那些屋頂，那些窗子和那些門使我們感到遠離之苦，那些牆壁對於我們是不可少的，那些樹是我們的摯友，我們不進去的那些房屋每天都要進去，並且覺得我們把自己的心腸，赤血都留在那些道路上了。我們已經看不見，也許是永遠不得再見，而祇留存一個影像的那一切地方有一種令人傷感的動人處，常常顯現在我們的眼前，有如曇花一現之足增人惆悵，使我們想到法蘭西的本來面目，如同想見了聖地；並且我們愛這一切地方，常常回想牠們的景象，昔日的景象，非使牠們絲毫不加改革，於心終覺不快，因為我們愛戴祖國的面目正如愛戴慈母的容顏。

所以我們撫今追昔應當沒有什麼不可的。這一點交代清楚了，我們請讀者記在心裏，再往下

談。

常華尙立刻就離開了那條大路，走進了街市，儘量地走着環迴曲折的路，有時候，忽然回轉去走，看看是否有人跟着他。

這種方法是被追逐的麋鹿所常用的。在那些保留足跡的地方，這種方法最大的利益就是以因迹印的交錯使獵者和獵犬走入歧途。這個在獵術中稱爲『偽遯』。

那一晚的月亮正圓。常華尙卻不會爲月光所苦。剛剛升上地平線的月光照着那些街道光暗顯別。常華尙可以隱在黑暗的一邊，循着房屋和牆走，而窺察光亮的那一半。他也許不會想到，他忘記注意那黑暗的一邊。但是他以爲在潑立弗街附近的那些僻靜的巷裏是決沒有人跟隨着他走的。

珂瑞忒一聲不響地走着。她在入世以後最初六年中所受的那些痛苦已經給她一種任人支配的性情。況且她在無形之中已經見慣了這好人的奇突行爲和命運的變幻，關於這一點我們以後再有談到的機會。此外，她還覺得和他在一道總是安全的。

他們去那裏呢？常華尙不見得比珂瑞忒知道清楚些。他把自己託付與上帝，正如她把自己託付與他。他也覺得他牽着一個比他大些的人的手；他相信有一個無形的主宰引導着他。除此以外，他毫沒有具體的意見，毫沒有計畫，毫沒有預算。並且那個人是否蛇威，他也不能絕對地確定，他縱是蛇威，也不一定知道他便是常華尙。他不是改了裝束嗎？大家不是以爲他早已死了嗎？但是這幾天以來，出了一些奇怪的事情。他不必再多候了，便決計不再回戈博屋。好像一隻喪家的狗，在沒有尋着安身之所的時候，找一處暫時躲避的地方。

常華尙在木夫達（Mouffetard）區中走了不少縈迴週折的路，那地方已經到了萬籟無聲的時候，彷彿猶有中世紀的那種滅燈熄火的苛法；他用了巧妙的兵法和變化多端的組合，把幾條街——稅吏街（Rue Cousier）和鮑花街（Rue Copeau），聖維克多擣衣棍街（Rue Batoir-Saint-Victor）和道士井街（Rue du Puits-Ermite）——變成幾座迷宮。在那地方原有幾個留客住宿的人家，但是他不進去，因爲他沒有得着和他相宜的。譬如，萬一有人追蹤趕來，他便沒有脫身的餘地了。

聖愛強 (Saint-Etienne du Mont) 禮拜堂敲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在蓬塔司街 (Rue du Pontoise) 第十四號的那個警察局門前穿過。過了一刻工夫，我們上次說過的那種本能作用又使他轉回頭去了。在這時候，他借警察局門前的燈籠的光，看得明明白白有三個人緊緊地跟着他，那三個人循着街旁黑暗的那邊，在燈籠下面一一走過。三個人中間的一個走進了警察局的甬道。他覺得走前面的那一個確實可疑。

——來，孩子，他向珂瑞忒說，連忙離開了蓬塔司街。

他走了一個圈子，轉過了長老街 (Passage des Patriarches) 衙門已因時刻太晚關閉了，大步跑過木劍街 (Rue de l'Épée-de-Bois) 和鋼弩街 (Rue de l'Arbalète) 隱在郵局街 (Rue des Postes) 裏面。

在那裏有一個十字街口，就是現在有樂蘭 (Rollin) 中學和新聖禪尼愛夫街 (Rue Neuve Sainte-Geneviève) 的那地方。

我們不必說，新聖禪尼愛夫街是一條古街，郵局街在每十年之中也不見得有一輛郵車走過。

這條郵局街在第十三世紀是製陶器工人住的地方，牠的眞名是陶器街。註一

月光照着那十字街口，極其明亮。常華尙伏在一個門洞裏，他計算假使那些人還跟着他，他們穿過這月光的時候，決逃不出他的視線。

（註一）法文，郵局作 *poste*，陶器作 *pot* 兩字的寫法相近。

果然，不出三分鐘，那些人出現了。現在他們是四個人，全是身材高大，穿着棕色的長大衣，戴了圓帽，手裏拿着粗棍。他們的那種魁偉身材和闊大的拳頭固屬可怕，但是他們在黑暗中的那種鬼蜮行動也一樣叫人寒心。他們頗像四個喬裝的厲鬼。

他們停在那十字街口上，聚在一團，好像互相商議的人們。他們的神氣好像躊躇不決。似乎是領頭的那個人轉身過來，用右手毅然決然地指着常華尙藏身那一面；另外一個又好像固執地指着相反的一方。當那第一個人轉身過來的時候，月光正照着他的臉。常華尙看見他的的確確是蛇威。

二 幸而奧斯退里茨橋上可以行車

常華尙的疑團解了幸而他們似疑團還不會解。他便利用着他們的猶豫；這是他們所失去而爲他所獲得的時機。他從他藏身的那個門洞裏走出來，穿過郵局街向植物園一帶走去。珂瑞忒已經覺得疲倦了，他抱着她走。街上絕沒有行人，並且因月光皎潔，不會點路燈。

他兼程並進。

他幾脚便跨到了那升哥伯雷（Goblet）陶器店，店門的上面，月光照着那幾行舊字非常明顯。此地是哥伯雷老店；

請來選購水罐，酒提，

花盆，水管，磚頭，方瓦，

如蒙光顧，無任歡迎。

他走過了鑰匙街和聖維克多噴泉，沿着低路繞過植物園到了河街。在這裏，他又轉身過來看。河街上沒有人，其他的街上也沒有人。他的背後也沒有人。他纔吐了一口氣。

他到了奧斯退里茨橋。

過橋稅在那時代還存在。

他走到收稅處，交了一個銅子。

——要兩個銅子，那個守橋的傷兵說。您還抱了一個能走路的孩子。您應當付兩個人的錢。他付了錢，又想到有人注意了他在橋上經過。心中又快不快。凡是逃匿總應當和潛水一樣無聲無影纔好。

一輛場車正同時和他過塞茵河，並且和他一樣要到河的右岸去。這對於他是有用處的。他可以藏身在那車子的黑影裏從橋的這頭走到橋的那頭。

到了橋的中段，珂瑞忒覺得腳麻了，要下來走。他便把她攔在地上，牽着她的手。

過了橋之後，他看見略微偏右的一面有一些堆積煤塊和木材的小巷子，便向那裏走去。要到那地方，非冒險走過一大片月光照亮的空地不可。他毫不遲疑。追他的那般人明明失去了他的踪跡了，常華尙自以爲出了危險。有人尋他，這是真的；有人跟他卻不然。

一條小街，聖安端綠徑街 (Rue du Chemin-Vert Saint-Antoine)，在兩條有牆的小巷中

間出現了。這條街，又窄又暗，彷彿是特地爲他造的。在走進這條街以前，他向後望了一眼。

從他所在的地方，他可以看見奧斯退里茨橋的全部。

四個黑影子剛剛走上橋來。

這些黑影的背朝着植物園，並且向着右岸走來。

這四個黑影就是那四個人了。

常華尙渾身一驚，好像一隻重入網羅的野獸。

他還有一線希望；就是當他牽着珂瑞忒的手穿過那一大片月光照着的空地的時候，那一般人也許還不會上橋，不會看見他。

在這種情形下面，假使他鑽進面前的那條小街，能够達到那些小巷，沿池，野田，曠地，還可以有逃脫的希望。

他彷彿覺得可以把自已的身命託付與這靜悄悄的小街。他便走進去了。

三 一七二七年的巴黎地圖

他走了三百步，便到了那條街分成雙叉的地方。牠變成了兩條街，一條向左斜，一條向右斜。華尙好像是立在Y字的那兩個分枝前面。選那一枝呢？

他毫不遲疑，擇了右邊的那一條。

爲着什麼原因呢？

因爲左邊的那一枝是去鎮上的，就是說，去有人煙的地方；右邊的這一枝是去鄉間的，就是說，去荒涼的地方。

在這時候，他走得不很快。珂瑞忒的脚步連累了她。

他又抱了她起來。珂瑞忒把頭靠在這好人的肩上，一聲不響。

他時時回轉頭去看。他留心始終在街傍的黑影裏面走。他背後的街是直的。他回轉頭去看了兩三次，毫沒有看見什麼，那種寂靜是深沉的，他繼續的向前走，心中有些安定了。陡然一下，他回頭看去的時候，他彷彿看見在他剛纔走過的那段街中，遠遠地在黑暗裏，有一些東西在那裏蠕蠕地動。

他便加快脚步，急急向前衝，希望尋出一條橫巷，可以逃脫，並且可以再使追者迷失方向。他撞見了一堵牆。

但是這堵牆並沒有斷絕他的去路；牠是一堵沿着一條橫巷的牆，橫巷和常華尙走着的那條街相通。

到此地他又非打主意不行，朝右走呢，還是朝左走呢？

他向右邊看去。那小巷中間有一些廠棚和倉屋似的建築物，分段地立着，巷底卻是實的，不通別處。他看得很清楚那死弄的底：一堵粉白的高牆。

他向左邊看去。這邊的那條小巷卻是通的。並且不出兩百步便有一條街和這小巷相通。當然這邊是生路了。

常華尙正預備向左轉，想逃進巷底的那條街，忽然看見在這條小巷和那條街的交點上，有一個黑魃魃的人形，立在那裏不動。

那是一個人，明明是剛纔派在那裏等候，攔住去路的一個人。

常華尙便朝後退了一步。

常華尙此時所在的地方，處於聖安端郊和拉佩（*La Rapée*）區的中間，是巴黎被近代工程根本改造過的那些地方中的一處，一部分人說這種改造是化優爲劣，另一部分人又說是去舊更新。那些耕地，小巷和舊房子全去掉了。今日在這些地方有全新的大道，競技場，馬戲場，跑馬廳，火車站，一所監獄，馬雜司（*Mazas*）監獄；可見得進步不離牠的糾察機關。

常華尙此時所在的地方在五十年前叫做小畢菊司區（*le Petit-Picpus*）這名稱是日常的俗話，完全是習慣傳下來的，正如今日一般人稱大學爲『四國』（*les Quatre-Nations*），滑稽歌劇院爲費陀（*Feydeau*）一樣。聖約克門，巴黎門，警士卡（*la Barrière des Sergents*），酒市（*les Porcherons*），帆船（*la Galiote*），碎內斯丹（*les Célestins*），伽布尙（*les Capucins*），彈球場（*le Mail*），爛泥堆（*la Bourbe*），克拉戈未樹（*l'Arbre-de-Cracovie*），小波蘭，小畢菊司（*la Petite-Pologne*），這些都是舊巴黎遺留在新巴黎中間的名稱。人民的回想浮游在這些遺蹟的上面。

小畢菊司區雖然存在過，也僅祇略具雛形，頗有一個西班牙城的那種僧人氣象。街道中的石塊都沒有鋪砌完全，街傍的房屋也很稀少。除開我們將要談到的那兩三條街，一切都是牆壁和荒涼。沒有一個鋪家，沒有一輛車子；略有幾點稀疏的燭光隱約顯在窗子上；過十點鐘，一切的燈火全熄滅了。幾處花園，幾所尼庵，幾條小巷，一些淺沼；幾棟矮屋，和幾堵和房屋一般高的闊牆。

這便是那一區在上世紀中的景象。在革命的時候，牠受過多番的蹂躪。共和黨人的市政管理會把牠拆毀了，洞穿了。在那裏設了許多堆存殘磚斷木的堆棧。這個區域在三十年以前被新的建設一筆勾消。到今日牠已經完全不存在了。現在的地圖絲毫沒有留下這小畢菊司區的痕迹，但是一七二七年，巴黎聖約克街 石灰街 (Rue de Plâtre) 對面，丹尼士迪爾利 (Denis Thierry) 書局，和里昂樸柳當司區 梅夕爾街 常吉朗 (Jean Girin) 書局所出的地圖記載頗詳。小畢菊司街 有我們剛才所說的那種 Y 字的街道，聖安端綠徑街 分成兩枝，左枝稱畢菊司小街，右枝稱泊隆索街 (Polonceau)。一條橫線連着這 Y 字形的兩個上端。這條線叫直牆街 (Rue Droit-Mur)。泊隆索街通直牆街；畢菊司小街 穿過直牆街，直上勒臘市 (Lenoir)。從塞茵河 這面走去的人，到了泊

隆索街的盡頭，在他的左邊有那條轉一個促灣的直牆街，在他的前面有這條街的牆，在他的右邊有直牆街的一段，無路可通的一段，叫做尙樂巷（Genrot）

常華尙到了這地方。

我們剛纔正說，他忽然看見了一個人影，立在直牆街和畢菊司小街的交點上守候，便向後退了一步。毫無疑問。那個鬼影是偵察他的。

怎樣辦呢？

他已經沒有退回去的時候了。他剛纔看見在他後面蠕蠕移動的那些東西一定是蛇威和他的部下了。常華尙在街的這一頭，蛇威也許已經到了街的那一頭了。照形勢看來，蛇威一定熟識這迷宮的途徑，所以預先派了一個人守住出路。這種極近情理的猜想，好似狂風中的一握塵土把常華尙悲痛的神經弄到倉皇失措。他仔細看了那死弄的情形，確是無路可通。他又仔細看了畢菊司小街。一個斥候守在那裏。他看見那個黑影映在月光蕩漾着的那條白石路上。前進吧，會落在那個人的手裏，後退呢，會撞見蛇威。常華尙覺得自己被一個羅網漸漸束縛起來了。他祇得望天悲歎。

四 探尋出徑

如果我們要明白此後的事情，便非把這直牆巷的形勢仔細弄清楚不可，尤其是當我們從泊隆索街到直牆巷靠左手的那只角。直牆巷的右邊，直達畢菊司小街，幾乎全是貧寒樣子的房屋；在左邊，卻祇有一所式樣嚴肅的房子，這所房子分幾部，一層一層地向畢菊司小街方面增高，所以這房子在靠近畢菊司小街的一面很高，而近泊隆索街的一面又頗低。在我們說過的那只角上，牠低到祇有一堵牆高了。這堵牆的盡頭並不和泊隆索街交成直角；而在泊隆索街和直牆巷的交角上，退後成一堵斜牆，這斜牆受了牠兩端牆角的掩護，是立在泊隆索街或直牆巷中的人的視線所不能達到的。

這片牆在泊隆索街方面，一直延到第四十九號房屋爲止，在直牆街方面的一段比較地短許多，直到我們說過的那所氣象莊靜的房子爲止，和牠的尖牆相交，再成一臨街的凹角。這堵尖牆的樣子是死氣沉沉的；牠上面祇有一扇窗子，或者，不如說，兩片始終閉着，釘了一塊鋅皮的窗板。

我們在此地所舉出關於這地方的情形是絲毫不偽的，在這地方住過的人一定還可以想到。

那堵斜牆完全被一件東西——好像一扇高大的破敗的門——所佔滿了。那是一大批形狀不一，用着一些橫鐵條連合攏來的直條木板，上端的木板比下面的闊一些。傍邊有一扇不大不小可通車馬的門，這扇門的開設自然不在五十年以上。

一株菩提樹在這斜牆的上面伸出樹枝來，臨泊隆索街的牆上覆着長春藤。

常華尙在這危急存亡的時候，望見這死氣沉沉的房子，覺得牠是一所沒有人住的空屋，使他非常注意。他連忙用眼睛估量了一週，心裏想道，假使他能夠鑽到那裏面去，也許有獲救的可能。最初他便得了一個意思，和一種希望。

這所房子在臨直牆街一面的牆上，各層的窗子邊上都有流盪濯水的舊鉛漏斗。那些鉛管從一根總管分達於各漏斗，畫在牆上，好似一株樹。枝管分歧，千回百折，正像盤曲在村莊牆上的落了葉的葡萄藤。

這種鋼枝鐵幹的爬牆植物是最先使常華尙注目的東西。他叫珂瑞忒靠着一塊路碑坐下，囑咐她不可作聲，跑到那水管觸地的地方去看。在那裏也許有跳過牆，到那屋子裏面去的方法。但是

那根水管已經損廢不堪，繫水管的鐵釘也不能着力了。況且這房子的窗戶，連頂層閣樓的窗戶，一概都是用鐵欄攔了的。月光又正照在這一面，在街頭守候的那個人也許可以看見常華尙越牆圖遁。還有珂瑞忒，怎樣辦呢？怎樣能够把她背上一所三層高的房子呢？

他拋棄了這援水管的方法，又沿着牆爬到泊隆索街去。

當他爬到了珂瑞忒所蹲的那堵斜牆下面，他看出這個地方是兩邊的人所不能看見的。我們已經說過，無論他們從那一邊來，都不會看見他。並且他是在黑影裏。那裏還有兩扇門。也許他可以破門進去吧。牆上露出菩提樹和長春藤，牆內一定是園了，雖然樹上還沒有葉子，他至少可以在園裏躲一夜。

時光流逝。他非趕快不成。

他摸了摸那扇可通車馬的門，立刻就知道了牠內外都是堵塞了的。

他又滿心希望地走出看那一扇門。牠已經是破敝到不堪的了，牠的面積闊大，更加使牠不堅固，那些木板全已朽爛，鐵箍有三條，也都銹了。這扇腐朽的門似乎不難突破。

仔細看去，他纔知道這並不是一扇門。牠既沒有鉸鏈，也沒有油漆，也沒有鎖，中間也沒有門縫。鐵條東穿西繞，並不是連貫的。那些木板的隙縫裏，他隱約可以看見一些碎石子和用水門汀胡亂砌成的石塊；十年以前，過路的人還可以看出這些碎石和石塊。他看見這門形的東西祇是一所舊房子的木壁，也祇得驚愕失望。那假使是木板固不難撬破，但是他所碰着的是一堵牆。

五 在點煤氣燈的地方所不可能的事

在這時候，一種沈重而有節奏的聲音漸漸從遠處送來了。常華尙冒着險把頭伸到牆角外面去望了一眼。七八個兵士散開了隊伍剛走進泊隆索街。他看見那些明晃晃的鎗刺向他走來。

那個魁梧奇偉的蛇威領着這般兵士東張西望地緩緩前進。他們常常停着不走，明明是在搜尋每個牆角，每個門洞和甬道了。

蛇威在路上撞見了這一般巡邏隊，便把他們叫了來，這是毫無疑問的。
蛇威的那兩個助手也夾在他們的隊伍中間走。

以他們那種步伐和不時的停留計算起來，大約還有一刻鐘就能殼走到常華尙所在的地方。

這真是危急存亡之秋了。常華尙身臨絕地，這是他生平第三次，不出幾分鐘，他又作囚徒了。並且這一次不僅是坐監牢的問題，還有珂瑞忒呢，也將永無重睹天日的時候；就是說她的一生將如墳墓中一般地黑暗。

到這時候祇有一個辦法。

常華尙有一種特長，我們可以說他有兩個布袋，一個布袋盛着聖賢的思想，一個布袋盛着囚徒的絕技。他常視環境的需要而左右選擇。

我們記得，他在都龍曾經幾次越獄，因此他得了一種令人難信的本領，他能設不用梯子，也不用踏蹬，僅僅用自己肌肉的力量，把頸項，肩膀，臀部，膝頭稍稍靠在牆面凸出的地方，在必需的時候，便可以在兩牆交成的直角處，一直升上六層樓。巴黎監獄的那個庭院的角之所以震驚一時，正是因爲二十年前，囚犯巴特木耳（Batemolle）也用這種絕技從那牆角上逃脫了。

常華尙用眼睛測量了菩提樹枝下的那堵牆。牠大致有一丈八尺高。牠和大屋的那堵尖牆相交的角上，地上砌有一個三角形的泥堆，也許是用來防止行人任意便溺的。當時，在巴黎牆角上的

這種防範工程是極普通的。

那堆東西大致有五尺高。從那個堆的頂直達牆頭祇剩下一丈四尺的距離了。

牆頭上有一塊平的石板，而沒有椽木。

困難就是珂瑞忒。珂瑞忒，她不知道跳牆。棄了她嗎？常華尚不會這樣想。帶她過去又是不可能。用這種奇巧的攀牆法，一個人全身的力量都是不可少的。一點點累贅都可以使他失去重心而至隕越。

他非有一根索子不成。常華尚恰巧沒有這東西。夜半在泊隆索街怎能覓得一條索子呢？在這時候，常華尚假使有一個王國，也一定願意用來換取一根索子了。

一切危迫的時機都有牠們的閃光，有時候突然使我們目不辨物，有時候也明示我們以途徑。常華尚失望的目光觸着了尚樂巷的路燈柱。

在這時代，巴黎的街上還沒有煤氣燈。到了傍晚的時候，便把各處的油燈點起來，這些油燈有一根索子，可以拉上拉下，索子從街的這邊牽到街的那邊，安置在一根木柱的槽裏。繞這根索子的

輓轡封在燈下面的一只鐵匣子裏面，鐵匣的鑰匙歸點燈的工人收管，那索子在近地的一段還有一根金屬物的管子保護着。

常華尙用了他作最後掙扎的那種毅力，奮力一跳便到了街的那邊，走進了死弄，拔出刀子，用刀尖把那鐵匣的鎖門撬開，一轉瞬間，又到珂瑞忒的身邊來了。他得着了一根索子。這般臨機應變的人物，到了生死關頭，每多趨捷的行動。

我們已經說明過，那天晚上，沒有點路燈。尙樂巷的路燈當然和其餘的一樣是黑的，所以燈雖然已經不在牠原有的位置，而過路的人不至於注意。

但是那種時候，那種地方，那種黑暗，常華尙的那種倉皇神色，他那些奇特的行動，往來之頻煩，凡此種種都使珂瑞忒有一些惶惑了。其他的孩子早已大聲號哭。她卻祇輕輕扯着常華尙的大衣邊。巡邏隊愈走愈近，他們行動的聲音也漸漸清楚了。

——爺爺，她輕輕地說，我害怕。那邊走來的人是誰？

——不好響！那個可憐的人回答說。那是湯納提婆婆。

珂瑞忒頓吃一驚。他又說道：

——莫開口。讓我幹。你假使叫，你假使哭的話，湯納提婆婆在尋你呢。她是來找你的。

於是，不慌不忙，但是是一件事也不作兩次做，用一種簡捷，穩健而準確的手法，尤其是當巡邏隊和蛇威隨時可以出現的那種時候，他的那種手法更加是難能可貴，他解下他的領帶，鬆鬆地結在那孩子的腋下，使她不至受傷，把這條領帶和那根索子的一頭結了一個水手們稱爲燕子結的那種結，又把索子的另一頭咬在口裏，脫下他的鞋子和襪子丟過牆，跳上那個泥堆，開始在那堵牆和尖牆間的角上向上升起來，他手足穩健，好像腳跟和手灣的下面都有梯級似地。還不到半分鐘，他便跪在那堵牆頭上了。

珂瑞忒祇望着他發呆，一聲也沒有響。常華尙的囑咐，和湯納提這個名字，已經把她變木了。她忽然聽見常華尙的聲音向她輕輕地喊道。

——好好靠在牆上。

她從了命。

——不好說一個字呀，也不用害怕，常華尙又說。

於是她覺得自己離地上升了。

她自己還不知道是怎樣一回事，便已到了牆頭上。

常華尙抓住了她，駝在背上，用左手握住了她的兩只小手，伏在牆頭上，一直爬到斜牆上。他所猜想的果然不錯，在牆裏面有一所小屋，屋頂從那木壁的上首徐徐地斜下去，屋簷和那株菩提樹相接，距地面頗近。

這種地勢是很有利於常華尙的，因為那堵牆在園裏比較臨街的一面高許多。常華尙祇看見園中的地距牆頭非常之深。

他剛剛爬到那斜的屋頂上面，手還沒有離開牆頭，一陣囂亂的聲音便已到了牆的外面，巡邏隊到了。他聽見蛇威的宏壯嗓子：

——搜這條死弄！直牆街和畢菊司小街都已有人看守了。他一定是在這死弄裏，我可以擔保！那些兵士都湧到尙樂巷裏去了。

常華尙抱了珂瑞忒，沿着屋頂滑下去，直到那株菩提樹，跳到地上。珂瑞忒不曾響一聲，也許是因爲害怕，也許是因爲膽大。她祇刮破了手上的一點皮。

六 一個啞謎的開始

常華尙落在一個面積非常闊大而形狀奇特的園子裏，園中景象淒涼，彷彿是故意造了供人冬日夜游的。這個園作橢圓形，園底有兩行聳立天空的白楊，夾着一條小徑；各灣角裏有小小的樹林，樹身頗高大；中間有一片沒有黑影的地方，孤伶伶立着一株很高的樹，還有幾株蜷曲的和直枝的果樹，好似大叢的荊棘，幾畝菜地，一片瓜田，田中的玻璃罩在月光下面閃閃發光，還有一口古井。四處擺着石櫬，彷彿都覆滿了黑色的蘚苔。小道的兩旁都有陰暗而挺直的矮樹。野草侵佔了一半，綠苔遮沒了一半。

常華尙剛從屋頂上面滑下來，便立在那所小屋的傍邊，屋裏堆着草束，草束的後面有一個石像靠牆擺着，石像的臉已經是殘缺的了，祇留下一副不完整的面壳，在黑影中間隱隱現出。

那所小屋是破敗了的，房間的門窗牆壁都已不完全，其中的一間塞滿了東西，彷彿是堆積什

物的地方。

那所一面臨直牆街一面臨畢菊司小街的大房子，對花園這面有兩堵成直角形的牆。朝裏的這兩堵牆比較朝外的那兩堵樣子更加陰慘些。牆上的每一個窗子，都是用鐵棍攔了的，窗裏沒有一點燈光。在最高的一層，有筐形的鐵柵，好似牢獄。這堵牆的黑影射在那堵牆上，又落在地上，好像一大塊黑布。

他沒有看見其他的房子。花園的盡頭籠罩在迷霧和夜色的中間了。但是他還隱隱約約看見一些交錯的牆，彷彿在那一邊還有不少的園地，和泊隆索街的矮屋頂。

我們再不能想見比這園更加荒莽，更加幽僻的地方了。在那裏面沒有一個人，這固然是爲了夜深的緣故；但是這園子，即使是在白晝也不像一個供人遊散的地方。

常華尙第一樁要緊的事就是把鞋子尋出來，穿上鞋子，再帶珂瑞忒到那波棚裏去。凡是逃匿的人，總以爲自己隱藏的地方不算周密。那個孩子始終想到湯納提婆婆，學着他的榜樣，儘量地蜷伏着。

珂瑞忒發抖，緊緊地靠着他。他們聽見巡邏隊搜那死弄的喧噪聲，鎗托擊地聲，蛇威指揮他派出看守街頭巷口的那些暗探的喊叫聲，和他那些字音不清的咒罵聲。

過了一刻鐘，彷彿這種暴風疾雨似的叱咤聲漸漸去遠了。常華尙屏着氣不敢呼吸。

他用手輕輕地捫住了珂瑞忒的口。

但是他四週又突然寂靜了，剛纔那種駭人的狂吼竟毫無影響了。彷彿他身旁的牆壁是聖經所述的那種聳石所造的。

陡然，在這萬籟俱寂的時候，起了一種新的聲音，一種天上的仙音，縹緲不可言喻。和剛纔的咆哮適成其反。那是在幽暗中傳送來的一首頌主詩歌，寂靜駭人的夜國裏面的一種祈禱和諧音的合奏聲，許多婦人的歌聲，處女們純潔的歌聲裏，同時又雜有童子們天真的聲音，這不是人間的音樂，彷彿是方始墮地的嬰兒猶能聽得餘音，垂死的人已能開始聽見的那種仙樂。這種歌聲是從園中最高的那所沒有燈光的房子裏面傳出來的。正當惡魔囂擾的聲音漸漸遠了的時候，我們可以說，一片安琪兒的歌聲從夜色中飛來了。

珂瑞忒和常華尙一齊跪下來。

他們不知道這是什麼事情，也不知道他們是在什麼地方，但是那個大人和小孩，那個悔罪者和無辜者，都覺得應當跪下。

那種歌聲有這樣一點奇特的地方：歌聲雖然歷歷可辨，而那所房子仍舊顯得是闕其無人的。那好像是空谷中的一陣仙樂。

當這種歌聲唱着的時候，常華尙覺得心中的思慮一概消除了。他所看見的已經不是黑夜，而是澄靜的藍天。他彷彿覺得我們人人心中都有的那種翼翅在他心中展開了。

歌聲沈寂了。牠也許唱了許久。常華尙不甚知道。傾心景仰的時刻總是很短的。

一切都歸於寂靜了。街中園裏都悄無聲息。他所畏避的搜索，他所愛慕的歌聲全消沈了。風拂着牆脊上的枯草，發出一種柔和而淒慘的聲音。

七 續啞謎

夜風起了，可見得當時已經是在早晨一點鐘和兩點鐘之間。那個可憐的珂瑞忒一聲也不響。

她倚着他的身傍，坐在地上，頭靠在他的身上，常華尙以爲她睡着了。他低下頭去望望她。珂瑞忒的眼睛睜得圓圓的，面上露着憂色，使常華尙心痛。

她始終抖個不停。

——你想睡嗎？常華尙說。

——我冷得利害，她回答說。

過了一會，她又說：

——她還在那裏嗎？

——誰？常華尙說。

——湯納提夫人。

常華尙早已忘記他用來使珂瑞忒不敢作聲的方法了。

——呵！他說，她已經走了。你不必害怕了。

那個孩子舒了一口氣，好像她的心上去了一塊大石頭。

地是潮的，破棚四面通風，夜風一刻涼一刻。那個好人脫下自己的大衣，裹着珂瑞忒。

——這樣暖一點吧？他說。

——呵暖多了，爺爺！

——好，你在此地等一會。我馬上就回來。

他走出那間破屋，沿着那所大房子走，想尋一處較好的棲身之所。他撞見了許多門，但是都是關了的。最下一層的窗子都有鐵條攔着。

他剛走過那房子的內角，便到了幾扇圓頂窗的下面，並且看見窗裏有些微光。他立在脚尖上，從一個窗口邊向裏望去。那些窗子全屬於一間頗廣的廳，廳的地上鋪着一大塊的方石，廳中有許多石柱和穹窿，他祇看見一點小小的火光而黑影四佈。那一點火光是燃在屋角裏的一盞油燈發出來的。廳裏沒有人，一切都是靜悄悄的。但是，仔細地瞧去，他彷彿看見地上有一樣用白布覆蓋着，類似人形的東西。那東西伏在地上，面朝着地，兩條手臂又成十字形，絲毫不動，死了似的。這駭人的東西，頸上彷彿有一條索子，長蛇似地在地上拖着。

這間廳子全浸在燈光陰黯處的那種迷霧裏，使人望去格外生畏。

日後常華尙常說，他一生雖然見過不少的死人，但是從來不曾見過比這次更寒心更可怕的景象，在那種陰森的地方，當那種淒清的黑夜，猝然窺見這種僵臥的人形，竟使他猜想不着此中的奧妙。假設那東西也許是死了的，已足令人膽寒，猜想那東西也許還活着，更足使人膽寒了。

他有膽量把額頭貼緊玻璃，窺探那東西究竟動不動。他枉然瞧了許久，那具僵臥的人形毫不動彈。他忽然覺得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恐怖心，便逃走了。他一直向着那破棚跑來，不敢朝後看。他彷彿覺得，假使他轉過頭去，他就會看見那東西張牙舞爪地跟着他走。

他跑到破屋，氣喘不已，他的膝頭往下折，汗在腰間直流。

他是在什麼地方呢？在巴黎的地域以內誰能想像到這種墳墓似的地方呢？那所奇怪的房子究竟是什麼呢？充滿了夜間神祕的廣廈，黑暗中用安琪兒的歌聲招引生人。生人來了，又陡然示以這種駭人的景象，允許了開放燦爛的天國的門，卻示以慘酷的墓穴！並且這的確確是一所房子，一所街上有門牌號數的房子！這並不是一個夢！他摸着牆上的石塊纔敢自信。

寒氣，焦急，憂慮，夜來的驚恐，使他起了一種真正的炎熱，並且這一切的思慮在他的腦中互相盪激。

他走到珂瑞忒的身旁。她已睡去了。

八 啞謎更難索解

那個孩子把頭枕在一塊石頭上面睡去了。

他坐在她的旁邊，端詳着她。他眼睛瞧着她，心裏便漸漸地平靜了，精神也漸漸地舒適起來。

他懂清楚了這一點真情，他此後生存的意義，祇要她活着，祇要他有她伴在身邊，他除了爲她之外，沒有其他的需求，除了爲她之外，也沒有其他的憂慮。他脫了大衣去遮護她，自己的身上雖然很冷也不覺得。

當這時候，在他思潮起伏之中，他聽見了一種奇特的聲音響了一些時候。這好像是搖着一只小圓鈴的聲音。這聲音是在園裏發出來的。他聽得很清楚，雖然那聲音很小。這好像是懸在牛羊頸上的小鈴，黑夜裏在牧場上所奏出的那種飄忽的小音樂。

這聲音使常華尙轉過頭去。

他瞧過去，望見園裏有一個人。

一個彷彿像人的東西在瓜田裏那些玻璃罩的中間走着，他立起身來，又彎下腰去，走走又停下來，他的動作是有一定的規矩的，好像他在地上拖着或鋪着什麼東西似地。這個人彷彿是一個跛子。

常華尙吃了一驚，心緒不寧的人無時不起驚恐。他們覺得一切對於他們都是懷惡意的，可疑的。他們懷疑白晝，因為白晝幫助人家看見他們，懷疑黑夜，因為黑夜幫助人家乘其不備發現他們。剛纔他因園裏無人而戰慄，現在又因園裏有人而戰慄了。

他又從空幻的恐怖墮入實際的恐怖中了。他心裏想道：蛇威和那般暗探也許還不會走，他們一定留了許多人在街上看守，萬一這個人在園裏發現了他，就會喊捉賊，並且會把他送交巡警。他輕輕地把睡着了的珂瑞忒抱在懷裏，藏在那破棚最深一只角上的一堆無用的舊木器後面。珂瑞忒不動。

他從那地方偵察瓜田中那個人的行動。最奇怪的事，就是那個小圓鈴隨着那人的行動而發聲。那個人走近，鈴聲也近；那個人走遠，鈴聲也遠；假使他的行動急速，鈴聲也隨着急速；當他停着不動，鈴聲便也停止了。那個銅鈴明明是繫在那個人的身上了；但是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個如同一只牡羊或公牛，懸着一個小鈴的人是什麼人呢？

他一面這樣自言自語，一面觸了珂瑞忒的手。她的那雙手凍到和冰一樣冷。

——呀我的上帝！他說。

他低聲地喊道：

——珂瑞忒：

她不睜開眼睛。

他使勁兒推着她。

她也不醒。

——難道她死了不成！他說，他急忙立起來，從頭到腳，渾身發着抖。

許多不忍設想的思慮穿過了他那昏亂的神經。有時候，各種難堪的幻想好似一羣女魔圍困着我們，並且給我們神經一種激烈的震撼。當我們所鍾愛的人受着危險，我們謹慎的心思便無端地生出各種謬誤的觀念。他忽然記起：當這種寒冷的夜晚，人露宿在外面是可以喪命的。

珂瑞忒，面上全無血色，又躺在他腳前的地上，一動也不動。

他聽她的呼吸；她還吐氣；但是她呼吸的力量是很微弱的，好像立刻就要停止了。

怎樣恢復她的體溫呢？怎樣使她醒甦過來呢？除此以外，他沒有其他的思想。他倉皇失措，衝出了那間破屋。

一刻鐘之內，珂瑞忒非有火可以烘，有牀可以睡不成。

九 繫鈴的人

他一直向着園中的那個人走去，把衣袋裏的那捲銀錢拿出來，捏在手裏。那個人正低着頭，沒有看見他走來。常華尙幾步便跨到了他的身旁。

常華尙劈頭便喊道：

——一百法郎！

那個人嚇了一跳，擡起眼睛來。

——您可以賺這一百法郎，常華尙又說，假使今晚您給我一個過夜的地方！

月光正照着常華尙那副驚惶的面孔。

——呵，是您呀，馬德蘭公公！那個人說。

這個名字，在這種黑暗的時刻，這種不知名的地方，從這樣一個不相識的人的口中喊出來，把常華尙嚇到連忙朝後退。

他一切都提防了，卻不曾提防這一下。向他說話的是一個曲背，跛足的老頭兒，裝束大致像鄉下人，左膝上纏一條皮帶，皮帶上面懸一只頗大的鈴。他的面孔背着月光，看不清楚。

這時候，那個老頭兒脫下了他的小帽，戰戰兢兢地說道：

——呀！我的上帝！您怎樣會到此地來的，馬德蘭公公？您從什麼地方走進來的呢？上帝耶穌！您是從天上飛下來的吧！這沒有什麼希奇，假使您飛，您一定是從那上面飛來的了。看您這副樣子呵！

領帶，帽子，衣裳都沒有了！您知道嗎？一個不相識的人假使碰見了您，一定會嚇壞了。我的上帝，難道現在的神也會發瘋嗎？您倒底是從什麼地方走到此地來的呢？

下句不接上句。那個老頭子說話多而且快，不脫鄉下人的氣習，話裏毫沒有使人不安的地方。他的那段話全是用驚訝和天真純樸的態度說出來的。

——您是誰？這是什麼房子？常華尙問道。

——呀，見了鬼，您真會開頑笑！那個老頭子叫道，我就是您所安置在此地的人，這所房子就是您叫我蹬的房子。怎麼您不認識我嗎？

——我不認識您，常華尙說。您又怎樣認識我呢？

——您救過我的命，那個人說。

他轉過身去，一線月光照着他的側影，於是常華尙看出了他就是胡煦勒梵老公公。

——呀！常華尙說，是您嗎？對了，我認識您。

——幸虧還好，那個老頭子用着埋怨的口氣這樣說。

——您在此地幹什麼？常華尙又說。

——幹什麼！我蓋我的瓜呀！

那個胡煦勒梵老公公，正當常華尙走近他身旁的時候，他的確正提着一條草薦，預備蓋在瓜田上。他在園裏，大致已經工作了一個鐘頭，已經蓋上了不少的草薦。常華尙在破屋裏所看見他的那種奇怪動作，正是因為做這種工作。

他繼續說道：

——我剛纔心裏想：今晚月光好，會結冰。我替我的瓜蓋上被窩吧。——隨後，他又呵呵大笑地，望着常華尙加說一句：您也該爲自己蓋上被窩了吧！但是，您倒底是從什麼地方進來的呢？

常華尙覺得自己已經被這人認識了，至少還是在他馬德蘭這名字下面，祇須慎重從事便可以進行。他便多方地詢問。事情真奇怪，他們的地位似乎互易了。他是不速之客，反以問者自居。

——您膝頭上的那個小鈴是什麼？

——這東西嗎？胡煦勒梵答道，這是叫人避我的。

——怎樣叫人避您？

胡煦勒梵那個老頭子用一種不可解神情，使了一個眼色。

——呀，謝天謝地！這房子裏全是婦人；許多年輕的姑娘。據人家說，碰見我是一件危險的事情。這個小鈴是一種警鈴。我來了，她們便避開。

——這房子是什麼房子呢？

——嘻！您應當知道呀。

——不，我不知道。

——您既已派了我到此地來做園丁！

——告訴我吧，如同我絲毫不知道。

——這就是小畢菊司女修道院呀。

常華尙想起來了。兩年以前，胡煦勒梵老頭子從車上跌下來，折了腿，他便把他介紹到聖安端區這尼姑菴中來，現在他自己又恰巧落在這裏面，這是機緣，也就是天意。他自言自語似地把那名

字重唸了一遍：

——小畢菊司女修道院！

——呀，真是怪事，胡煦勒梵又說道，您倒底怎樣鬼混到這裏面來的呢，您，馬德蘭公公？您是一個神，也不相干，您總還是一個人，此地是沒有男人進來的。

——您偏偏又進來了。

——這裏面就祇有我一個男人。

——但是，常華尙又說，我非蹬在此地不行。

——呀我的上帝！胡煦勒梵喊道。

常華尙走近那老年人，用一種沈重的聲音向他說道：

——胡煦勒梵公公，我救過您的命。

——這還是我第一個想起來的，胡煦勒梵答道。

——那末，我從前怎樣爲您出了力，您今天可以照樣爲我出力。

胡煦勒梵用着他那雙衰弱，發抖，縐皮的手握住了常華尙的那兩隻強壯的手，停了幾秒鐘如同說不出話似地。到後來，他喊道：

——呵！假使我可以報答您一點，也可以算是上帝的恩典了！我救您的命，市長先生，請您吩咐這老頭子吧！

這老頭子的臉上露出一種誠實可敬的喜色，發着光彩似的。

——您要我怎樣辦呢？他又說。

——等一會我再告訴您。您有一間屋子嗎？

——我有一個木棚，在那古菴的遺跡後面，四面臨空，藏在一只角落裏，隨便什麼人都看不見。那木棚有三間屋子。

那木棚藏在那古跡後面的地位的確是很好，沒有人可以看見，所以常華尙也不會知道。

——好，常華尙說。現在我要您做兩件事情。

——那兩件呢，市長先生？

——第一，您所知道關於我的事情，不可告訴人家。第二，您不可再追究我其他的事情。

——隨便您要怎樣。我知道您所做的事都是誠實的，並且知道您是一個敬上帝的人。況且我是您安插在此地的。您有吩咐的權柄。我是您的人。

——說一句就是一句。現在您跟我來。我們去尋那孩子。

——呀！胡煦勒梵說。還有一個孩子！

他沒有說一句多話，跟着常華尙走，如同一只狗跟着牠的主人。

不到半個鐘頭，珂瑞忒睡在那老園丁的牀裏，烘着一爐好火，面色又紅潤了。常華尙重行結好了領帶，穿上了大衣，從牆頭上丟過來的那頂帽子也尋得，拾起來了。當常華尙披上大衣的時候，胡煦勒梵解下了他膝上的那條繫鈴帶，掛在籬簍旁邊的一只釘上，居然是牆上的裝飾品了。這兩個人曲肱倚在一張檯子上烘火，胡煦勒梵擺了一塊乳酪，一塊黑麵包，一瓶酒，和兩個杯子在那張檯子上，那個老頭子把手擱在常華尙的膝頭上，向他說道：

——呀！馬德蘭公公！您不會立刻認識我！您救了別人的性命，事後便忘了呵！這樣不好！您救過

的人們都記得您呢！您是一個負心人！

十 蛇威怎樣撲了一個空

我們剛纔所見的，可以說是這事情的反面，至於牠正面的經過，是再簡單沒有的了。

芳汀去世的那天，蛇威在死者的牀邊捉了常華尙，當天夜裏，常華尙便自海濱蒙特猗的市立監獄裏逃出來，警界中人都猜想這逃犯潛赴巴黎了。巴黎是淹沒一切的旋流，這世界的臍孔，有如大海的漩渦，凡是落在那裏面的東西，概行消滅。這萬方雜處的地方最宜於作人的遁逃藪，無論什麼樹木叢密的深山都不足與之比擬。各種畏法潛匿的人都知道牠。他們走進巴黎，如同走進了無底洞，有時候，無底洞也能殼援助世人。警界中人也知道這一點，所以他們到巴黎來偵緝在別處逃脫的人。他們到這地方來尋海濱蒙特猗的前任市長。蛇威便奉了命令到巴黎助理本案。他們二次擒獲常華尙的，確得了蛇威很大的力量。這次蛇威的奮勉和才智引起了省長安格內伯爵的祕書夏蒲葉先生的注意。夏蒲葉先生原是獎掖蛇威的人，這次便把這位海濱蒙特猗的警察總監調到巴黎警廳任事。到了巴黎之後，蛇威立了多次的功勞，並且——讓我們把這四個字說出來，雖然牠

們對於這種職務是不甚適宜的——備受推崇

他已經不再追想常華尙了——今日的狼常常使獵犬忘卻昨日的狼——到了一八二三年十二月中間，他唸着一張報紙，他素來不唸報紙；但是蛇威，他是一個忠君愛主的人，這次看報是因爲要知道『親王大元帥』在佩容（Bayonne）凱旋的盛況。正當他看完了他愛看的那一段記載，報紙底上有一個人名，常華尙，觸了他的視線。那張報紙述着囚犯常華尙溺死的情形，措詞顯切，以致蛇威毫不曾有過疑惑的心思。他祇說了一句：『這樣結束很好。』隨後他把那張報紙丟了，也不會回想。

過了一些時候，塞茵和華茲（Seine-et-Oise）兩省的警察署呈了一份公文到巴黎警廳，公文中涉及孟費某伊鎮中的一件拐帶幼童案，據說案情是很奇離的。那篇呈文中說，一個七八歲的女孩，由她的母親託付與該地方的一個客棧老闆撫養了多年，現在被一個生人拐走了；這個小孩叫珂瑞忒，是一個名叫芳汀的娼婦的女兒，現在這幼童的母親已在醫院中病故，至於她去世的地點的日期卻無從查考。這件公文落到了蛇威手裏，使他有一些猜疑。

芳汀這個名字對於他是很熟的。他還記得，常華尙曾經要求過他，蛇威，緩刑三日，以便領取這畜生的孩子，當時他聽了這話還拊掌大笑。他還記得，常華尙在巴黎被捕的時候，正預備走上赴孟費某伊的車子。某一種蛛絲馬跡還可以令人想猜他這次上車，已經是第二次。前一日，他已經在那市鎮的附近走過一趟，因為在鎮裏沒有人碰見過他。當日他到孟費某伊這地方幹什麼事呢？沒有人猜破過。現在蛇威想通了。芳汀的女兒原來住在那地方，常華尙原想去領她來。最近這孩子被一個生人拐走了？這生人就是常華尙吧？但是常華尙已經死了。——蛇威獨自一個人打定主意，立刻到小木板巷錫盤車行裏雇了一輛車子，到孟費某伊去走了一遭。

他原想訪問一個水落石出，誰知道反而弄到莫明其妙。

在起初的幾天裏面，湯納提夫婦心中忿懣，便信口胡說了一番。於是百靈兒失蹤的事情傳遍了全鎮。立刻就產生了幾種不同的傳述，結果變成了一樁拐帶案。這便是警察署那篇呈報的由來。但是最初的憤氣平息之後，那個聰明可佩的湯納提便立刻懂得，驚動了欽差檢察官總不是一件好事，並且『拐帶』了珂瑞忒這種怨聲傳出之後，牠所生出的最初結果便是使法律的炯炯目光

注集在他湯納提的身上和他所做的那許多尷尬的事情上面。鴟梟所最不喜歡的事情，就是別人送一點燭光到他們的眼前。第一，對於他收過一千五百法郎這一層怎樣擺脫呢？他便立刻變計，閉住了他妻子的口，有人和他談到那孩子被『拐』的事情，他變裝出詫異的樣子。他說他自己也莫明其妙，當初他四處訴苦，一定是因為那個孩子太可愛了，他原想留她多住兩三天，好好照拂，別人卻又那樣快地把她『帶』走了，但是帶她走的是她的祖父，這又是世上最平常不過的事情。他造出了祖父這兩個字，這是非常妥當的。蛇威走到孟費某伊所聽見的便是這一番話。祖父把常華尙遮沒了。

但是蛇威聽了湯納提的答覆仍舊追問了幾句話，想探試他的虛實。——她這個祖父是幹什麼事的人，他的名字叫什麼？——湯納提簡單地答道：——他是一個種地的人，我看見過他的護照。他的名字好像是吉阿姆藍貝（Guillaume Lambert）。

藍貝是一個誠實人的名字，非常容易使人心安的名字。蛇威便回到巴黎去了。

——常華尙的確是死了，他向自己說，我真是一個傻子。

他又漸漸地忘卻這件事情了。忽然，在一八二四年之中，他聽見別人談到住在聖美達教區，綽號『施財乞丐』的那個怪人。據一般人說，這個人物是一個坐收利息的富翁，沒有一個人知道他的確實姓名，獨自帶着一個八歲的孫女兒過活。他那孫女兒祇知道她是從孟費某伊來的，此外一概不知道。孟費某伊這個地名又出現了，使蛇威的耳朵豎了起來。一個做過教堂差役，常受那個怪人的恩惠，以暗探行乞的老頭子還補述了一些細情。——這個富翁是一個性情異常怪僻的人，——不到黃昏，從不出門，——從來不和別人談話，——有時候祇和窮人談話，——並且不讓別人和他接近。他穿着一件破爛不堪的黃色外套，但是那件大衣值得好幾百萬，因為縫在那衣裏的全是鈔票。這些話結結實實地引動了蛇威的好奇心。有一天，他便借了這差役的破衣和他平日蹬着一面祈禱上帝，一面窺人私隱的那個地方，須備就近去看看這個非凡的富翁而不加以驚擾。

『那個形跡可疑的人』果然向着這樣化了裝的蛇威走來了，並且佈施了他。在這時候蛇威擡起頭來，常華尙以為看見了蛇威，蛇威也以為看見了常華尙，彼此都大吃一驚。

但是夜色使他錯過了；常華尙的死訊是官場中的文字所記載的；蛇威還有些疑心，關係重大

的疑心；蛇威是一個小心謹慎的人，在事有可疑的時候，決不伸手捉人。

他跟着那個人，一直走到戈博破屋，要『那個老婆子』把話說出來，這是容易辦到的事情。那個老婆子說那件藏着幾百萬的大衣是的確的事，便把那張一千法郎鈔票的故事告訴了她。她親眼看見過，她親手摸過！蛇威便租了一間屋子。在當天夜裏他就住在裏面。他走到這神祕的房客門邊來聽，希望聽見他說話的聲音，但是常華尚在鑰匙洞裏看見了他的燭光，故意不作聲，致使那偵探沒有辦法。

第二天常華尚便預備遷出。但是那個五法郎錢落在地上的聲音被那個老婆子聽見了，她聽見錢響便以爲別人要搬家了，連忙跑去報告蛇威。到了晚上，常華尚走出的時候，蛇威正帶着兩個人在路傍的一株樹背後候着。

蛇威已經在警廳裏請了幫手，但是他不會說出他所要拿的那個人的名字。這是他的祕密；他守這種祕密有三個理由；第一，一點點不小心便可以洩漏風聲，使常華尚察覺；第二，捉拿一個大家都以爲不在人間了的逃犯，一個官場中永遠定爲『最危險的暴徒』的罪人，這是一種足以炫耀

一時的奇功，巴黎的警界中人決不肯讓蛇威這樣一個新進立這種功勞，他恐怕別人奪去了他的囚犯；第三，蛇威是一個藝術家，歡喜作一鳴驚人的事業。他最恨把那些功績預先說出，讓別人儘量傳述，致失去牠們的鮮豔。他決計在衆人還莫明的時候，進行他的傑作，以後再突然揭示衆人。

蛇威尾隨着常華尙，從這株樹後躲到那株樹後，這個街角躲到那個街角，視線不會離開過他一刻。就是在常華尙自以爲十分安全的時候，蛇威的眼睛也還釘住在他身上。

蛇威爲什麼不捉住常華尙呢？這是因爲他還有些疑惑。

我們應當記得，當時的警察辦事頗有些辣手；牠有些害怕自由的輿論。有幾件專橫的拘禁案子曾經被各報紙揭穿過，以至於議會裏也嘖有煩言，因此警察廳行事不敢孟浪。侵害人民的自由這是一件嚴重的事。警察恐怕弄錯；警察廳長要他們自己負責；錯誤一次，便是革職。我們試想這樣一段小新聞，登在二十種報紙上，在巴黎發生的影響，將達何種程度——昨日，一個白髮慈祥的年老富翁，攜其八齡孫女在街中散步，被警吏指爲逃犯，已拘入警廳監獄！——

此外，蛇威還有他個人特殊的緝密；警察廳長的囑咐以外，又加上他良心的囑咐。他的確不敢

肯定。

常華尙把背對着他，並且在黑暗中間走。

憂愁，煩悶，焦急，疲勞，受逼夜遁，並且要爲珂瑞忒和自己尋一棲身之所的這種新苦況，攜着孩童，使得緩步的那種需要，凡此種種，在常華尙不知不覺之中，已經把他行路的姿態變換了，使他的肢體顯出一種那樣的老態，連蛇威所代表的警察也可以認錯。並且確實認錯了。過於走近的不能，他所穿的那種出亡過的老教師的衣服，湯納提說他是祖父的那番話，還有他已經死在獄中的那種信息，都是使蛇威墮入五里霧中的原因。

他曾經想到突然去查看他的護照。但是假使這個人不是常華尙，並且不是一個誠實的老富翁，他也許是一個和巴黎的各種罪案有密切關係的強徒，一個危險的匪黨首領，故意施財立德，以行其掩人耳目的故技。他一定有許多黨羽，許多同道，許多巢穴，不久他就會走到他巢穴裏面去。他在街上所走的那種迴環曲折的路程似乎可以證明他不是一個普通的人。捉他太早了，便是『殺那生金蛋的母鷄』了。等着又何妨？蛇威十九相信他無從逃脫。

所以他跟着走的時候，心裏着實有些打主意不定。他問了自己千百遍，這個啞謎似的人物究竟是什麼人。

直到蓬塔司街，利用了一爿酒店裏射出的強烈燈光，他纔認識清楚那的確是常華尙，這時候已經够晏了。

世間有兩種生物的心弦可以起強烈的顫動：尋得兒女的母親，和尋得脫兔的猛虎。蛇威的心便起了這種強烈的顫動。

蛇威認的了那個孔武有力的凶犯常華尙，看見他們祇是三個人，便立刻派了人到蓬塔司街的警察分所裏去請援助。要除荆棘，先戴手套。

這樣便延誤了一些時刻，並且在樂蘭十字街口上又立了許久，分派位置，於是失去了逃者的踪跡了。但是，他又立刻猜着了：常華尙想把那條河處於追者和他自己之間。他偏着頭想，好像一只獵犬把鼻子靠近地面，以圖辨識途徑。蛇威用了他本能的那種直切了當的能力，一直向着奧斯退里茨橋走去。和那收過橋稅的人說了一句話，事情便明顯了——您可曾看見一個帶着小女孩子

的人——我叫他繳了兩個銅子，那個收稅人回答說。蛇威走到橋上，恰巧看見常華尙牽了珂瑞忒的手，在河那邊，穿過月光照着的那片空地。他看見他走進聖安端綠徑街；他便想到那條沒有出路的尙樂巷，正可以作一個陷阱，他又想到通畢菊司小街的直牆街是唯一的出路。他便派人去『看守後路』。照那些獵人的說法；他連忙派了一個警兵，抄到那個出路口上去看守。一隊正回到兵工廠分所去的巡邏隊恰巧走那塊經過，他便調了來，共同搜索。在這種賭博裏面，丘八是最大的牌。並且處死一只野豬，應當勞獵人的心和獵犬的力，這是一種原則。這一切佈置就緒了，蛇威覺得常華尙右邊陷在沒有出路的那條尙樂巷裏，左邊又有一個警兵守候着，他呢，跟在後面，於是他嗅了一捏鼻烟。

他開始賭博了。他有過陶醉而陰狠的一刻；他讓他的俘虜在前面走，知道他已經是自己的囊中物了，但是要儘量地遲延那下手的時刻，心中享着知道他已經被困而又看見他逍遙自在的那種暢快，視線籠罩着他，心中嘗着陶醉的滋味，正如蜘蛛讓蒼蠅掙扎，貓兒讓小鼠圖遁。猛獸和鷺鳥的爪有一種奇怪的肉感；這便是他們掌中俘虜的那種輕微的輾轉。徐徐地致人死命這是一種何

等愉快！

蛇威樂不可支。他的網羅是結實的，他知道勝利可必，現在他祇須把拳頭一捏便可以成功。他有那樣多的爪牙，無論常華尙是怎樣孔武有力，想怎樣負隅奮鬪，都是不可能的。

蛇威緩緩地前進，街上一切灣角，如同一個賊人的衣袋，在他走過的時候都被窺探過，搜索過了。當他走到他網子的中心，那只蒼蠅不見了。

我們可以想見他憤怒的情形。

他問立在直牆街和畢菊司街交點上的那個部下；那個警兵立在他的防地上絲毫不會動移，絕不會看見那個人走過。

有時候，一只鹿，雖然有一羣獵犬緊緊追着，也「蒙着頭碎了，」就是說逃脫了，在這種時候，最有經驗的獵人也不知道如何解釋。狄維衛 (Divivier) 李尼維耳 (Ligniville) 和戴佩 (Desprez) 都束手無策。在遭這種意外失敗的時候，阿爾同署 (Artonge) 叫道：『這不是一只鹿，這是一個妖怪。』

蛇威也想同樣地叫出來。

他的沮喪半由於失望，半由於憤怒。

拿破崙曾經在俄羅斯戰爭中失着，亞力山大曾經在亞非利加戰爭中失着，習呂斯（Cyrus）曾經在西迪（Scythie）戰爭中失着，蛇威在這次征討常華尙的戰爭中也失着，這都是的確的。也許他在察辨那舊犯的時候，不應遲疑不決。最初一眼便應當認的他，他不應當不在那破屋子裏便直捷了當地捉了他。他不應當當他在蓬塔司街認清了他的時候，不肯下手。他不應當在明朗的月光下面立在樂蘭十字街口上和他那些助手商酌；固然，這些意見是有用的，並且有信用的獵犬的意見也不妨詢問一下，也不妨知道。但是獵人，在他追逐着驚慌的野獸，譬如豺狼和罪人的時候，他不能殼過於謹慎。蛇威散佈爪牙，過於細心了，在這時候，那野獸得了風聲，便逃走了。他最大的錯處就是當他在奧斯退里茨橋上重行發現他踪跡的時候，便立刻頑着那種危險而幼稚的把戲，把這樣一個人繫在一根線上。他自信太強了，以為可以派一只獅子去引一只老鼠。同時他又自信太弱了，以為有請援兵的必要。光陰一逝不復回，過事矜持終敗事。這一切的過失蛇威都犯了，但是他仍

舊是有生以來一個最精明幹練的偵探。他完完全全是獵術中稱爲『乖犬』的那種動物。但是誰又是無可指摘的呢？

最偉大的軍略家也有失算的時候。

大錯的鑄成常常好像是無數細蘇組成巨索。你把那根索子一絲一絲地分開吧，你把那一切成敗所關的小事分析清楚吧，你可以把牠們一根一根地拔斷，並且你說這也不過是如是而已！你把牠們編絞起來，便是不容忽視的了。他是遲疑於東方的馬兒裏（Marcien）和西方的華倫迪良（Valentinien）之間的阿第拉（Attila），在迦埠（Capone）緩進的阿尼巴（Annibal），在阿爾習斯（Arcis-sur-Aube）懈怠的唐同（Danton）

無論如何，當蛇威看見常華尙逃脫的時候，他並不慌張。他十分相信那個違法遷居的囚犯決走不遠，他派出了許多巡夜的兵士，組織了許多偵探隊，設了許多埋伏，搜索了一整夜。他最先看見的東西就是那張斷了繩子的路燈。這是一種有價值的發現，但是要使他改變尙樂巷中搜索的那種計畫，使他有些忙亂。在那死弄裏有許多矮牆，牆裏全是園地，園牆的那邊都是荒蕪的廣土。常

華尙明明從那些地方逃走了。事實是這樣的：假使他在尙樂巷裏再多走進去一點，也許他會爬過那些矮牆，這樣他就失敗了。蛇威在那些園地裏，壟土上，仔細地搜索了，彷彿尋一口針似地。

到天明的時候，他留兩個聰明的人在那裏看守，自己回到警廳裏去，慚愧到無地自容，好似一個被賊人暗算了的小醜。

第六卷 小畢菊司

一 畢菊司小街第六十二號

畢菊司小街第六十二號的那重駟馬門最像五十年前的極普通的駟馬門。那門扇半開半掩，最足使人注目，門縫中露出兩種不甚淒涼的東西：第一，一個被鋪滿了葡萄籐的牆壁圍着的院子；第二，一個來往徘徊着的門房的那付面孔。底裏有一堵牆，牆頭上面透出高大的樹枝。當一綫太陽使那院子充滿了生氣。一杯紅酒引起了那門房的興緻的時候，畢菊司小街第六十二號門前的過客不難引起一種愉快的心情。但是我們剛才窺見的祇是一個淒慘的地方。

門邊露出喜氣，門裏卻祇有祈禱和悲泣。

假使我們得了那門房的許可，走進了大門——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並且幾乎對於一切的人都是不可能的，因為有一種不可不知道的祕訣——進了大門之後，假使我們朝右走，便到了一個小廳，廳裏有一部樓梯，樓梯窄狹，夾在兩堵牆的中間，不能容兩個人同時並進，牆的上段塗着白燕色的黃灰，下段作可可色，這種可可色還污染着樓梯的步級。假使我們不怕這種顏色，壯着膽子走上去，我們便走過一個方級，隨後又走過第二個方級，便到了第一層樓的過道裏，過道壁上的黃灰和牆腳上的可可色謐靜而固執地隨着我們。兩扇工巧的窗戶讓陽光射進樓梯和過道，過道轉一個灣，便是黑暗的了。假使我們沿着那個灣向前走幾步，便到了一扇門的前面，這扇門並不完全閤上，格外顯得有神秘的意味。我們推開這扇門，便到了一間小屋子裏，屋子的長闊約有六尺，地上鋪着方形的木板，潔淨而冷清，牆上裱着十五銅子一捲，有小朵綠花的南京紙。一片慘白的陽光，從左邊的一扇大窗子照進來，窗上的玻璃格小而多，窗子的闊度和屋子相等。我們望去，沒有一個人的形跡，聽去沒有一點步履聲，沒有一點生人的氣息。牆壁上面沒有一點裝飾。屋子裏面沒有一

點傢具；連一張椅子都沒有。

我們再看，便看見在和門相對的牆上有一個一尺見方左右的方洞，洞上有交叉的鐵條攔着，鐵條成黑色，多節而堅固，相交成方孔，我幾乎要說相交成密網，孔的對角綫還不到一寸長。南京紙上的小朶綠花整齊而平靜地來和這些鐵欄相接觸，並不曾惶恐或奔竄。設想有一個身材瘦削的人想從這方洞裏攢進或攢出，鐵欄一定不會放他過去。這方洞毫不讓身體穿過，但是讓眼睛穿過，就是說，讓精神穿過。彷彿有人曾經想到這一層，因為在鐵欄裏面，相隔不遠的地方，又另外有一塊白鐵皮嵌在牆裏，鐵皮上面有無數的小孔，比較漏勺上面的孔還細。鐵皮的下面有一條小口，和信箱的口完全相似。一條繫在鈴子上面的棉綫帶懸在那方洞的右邊。

假使我們拉動那條帶子，一個鈴子便釘鐺地響，我們便聽見一個人的聲音，在耳邊極近的地方發出，使我們打一寒噤。

——誰呀？那個人的聲音問道。

這是一個婦人的聲音，一種柔和的聲音，柔和到悲哀的程度。

此地又有一句不可不知道的隱語。假使我們不知道這句隱語，那邊的人聲便停止了，四壁又變成悄靜，彷彿隔壁便是幽暗可怕的墓穴。

假使我們知道那句話，那個人的聲音便又說道：

——請從右邊進來。

於是我們看見在我的右邊，窗子的對面，有一扇灰色的玻璃門，門頂上有一個玻璃框子。我們提起門門，走進去，所得的印象正好像我們走進了戲院中，那種有鐵柵的包廂，當鐵柵還不會落下去，燈球還不會點燃的時候。我們的確是在一種包廂的中間，微弱的陽光從那扇玻璃門照進來，幽暗，窄狹，陳設着兩張舊椅子和一條破散的草墊，一間真正的包廂，還有一條欄杆可以憑倚，上面攔一小塊黑木板。這間包廂是有柵子的，不過不是歌劇院中的那種金漆木柵，而是許多縱橫交錯，奇形怪狀的鐵桿所架成的一鋪鐵網，四面釘在牆上，釘頭就好像是捏緊的拳頭。

最初的片刻過了之後，我們的眼睛已和這種地窖中的微光習慣了，便想向鐵柵的那邊望去，但是我們目光所能達到的地方不出鐵柵那邊六寸以外。在那裏，有一排黑色的板窗，幾條焦黃色

色的木條橫門着那排板窗，使牠堅固。這排板窗是幾條長的薄木板用鉸鏈連成的，遮着那鐵柵的全部闊度，並且常是閉着的。

過了一刻功夫，我們便聽見在這板窗的那邊，有一個人的聲音在叫你，並且說道：

——我在此地。你問我要什麼？

這是一個親人的聲音，有時還是一個愛人的聲音。我們並看不見人。我們隱約可以聽見一個人呼吸的聲音。這彷彿是一個死者的靈魂隔着墓壁和我們談話。

假使我們得了某種允許，——這是不常有的——那百葉窗上的一條窄的木片便在你的面前開開來，於是死者的靈魂現出形體了。在那鐵柵的後面，百葉窗的後面，我們在那鐵柵所允許的範圍之內，可以看見一個人頭的嘴部及頰部；其餘的部分都被黑紗遮沒了。我們隱約地看見一條黑色的頭巾和一個裹在黑布裏面，朦朧不辨的人體的形狀。這個頭向你說話，但是不望你，從來也不向你露笑容。

從你背後射來的陽光使你看見她在光明裏，使她看見你在黑暗中。這種佈置是有意義的。

當這時候，我們的目光竭力從那一線隙縫中向那與外人隔絕了的地方射去。

一陣迷漫的煙霞籠罩着那個穿着喪服的人形。我們的眼睛仔細地望着那陣煙霞，想分辨出來在那形體四週的究竟是什麼。一剎那間，一切都消滅了。我們所看見的祇是夜色，空虛，黑暗，隆冬的迷霧中雜以墳墓中的瘴氣，一種駭人的安寧，一種絕無聲息，連歎息的聲音也不可得寂靜，一種天昏地黑，連鬼影也看不見的黑暗。

我們剛纔看見的是一個女修道院的內院。

這所淒冷而嚴肅的房子的內部便是永禱社的白納女修士的修道院。我們剛纔去過的是會客室。最初和你說話的那個人是一個傳達女，她時時在牆的那邊，有雙層掩護——一層鐵柵和一層千孔板——的那個方洞旁邊坐着不動也不開口。

那間會客室之所以那樣黑暗是因為牠在對外界的一方面有一扇窗子，而在對內院的一方面卻沒有。俗眼不應當窺望這神潔的地方。

但是在那黑影中仍有光明，在那死亡中仍有生命。雖然這所女修道院是防範最嚴的地方，我

們仍舊要進去看看，並且要引讀者進去看看，還要在某種範圍之內，把世人從來不曾見過，因此從來不曾說過的事述出來。

二 馬爾棠回爾伽的附屬修道院

這個女修道院，到一八二四年，已經在畢菊司小街成立了許多年代了，牠是馬爾棠回爾伽（Martin Verga）的附屬修道院中的白納女修士共同修道的地方。

所以這些白納女修士，不和那些白納男修士一樣隸屬於克內和（Clairvaux）修道院，而和培樂女修士們一樣隸屬於錫它（Cîteaux）修道院。換言之，她們不是聖白納（Saint-Bernard）的門徒，而是聖培樂（Saint Benoît）的門徒。

凡是稍微涉獵過史乘的人都知道馬爾棠回爾伽在一四二五年創設了一個白納女修士和培樂女修士的聯合會，總會址在沙納曼格（Salamanque）。副會址在阿耳加拉（Alcala）註一
這個會在歐洲各天主教國裏都有分會。

註一 這兩個城都屬於西班牙。

在拉丁教會中間，這種一系和另一系合併的事情並不是罕見的。我們現在祇談聖白樂的一系，因為他和我們現在所述的事情有連帶關係。隸屬於這一系的，除馬爾棠回爾伽的附屬修道院之外，有四會，兩個在意大利，蒙加山（Mont-Cassin）和聖玉司丁（Saint-Justine de Padoue）。兩個在法國，克琉璃（Chiny）和聖莫爾（Saint Maur）；和九社，華隆白羅利（Valombrosa），格拉蒙（Grammont）碎內斯丹（les Célestins）迦麻耳狄耳（les Camaldules）奢爾特勒（les Chartreux）玉彌里愛（les Humiliés）奧力華得（les Olivatenss）習耳維斯炭（les Silvestrins）和錫它；因為錫它社是其他分社的總脈，是聖培樂的一枝新芽。錫它修道院是慕乃司姆（Molesme）的神父聖羅伯爾（Saint-Robert）在一〇九八年建造的——慕乃司姆屬於朗格爾（Langres）教區。至於那個魔鬼是在五二九年從阿博龍（Apollon）的古廟中被逐出來，逃到許比阿可（Subiaco）沙漠，（當時他已老了，也許他去作隱士了，）他和聖培樂同住在阿博龍廟中的時候，還祇有十七歲。

除加爾煤里特女修士（les Carmélites）的教規之外——她們終年赤足，喉嚨上插一根籐

條，並且終身不坐——馬爾棠回爾伽一派的培樂白納女修士的教規是最艱苦的了。她們全身的衣服都是黑的，一條頭巾，依照聖培樂的特別規定，一直要圍着下頰。一件大袖的嘩噠袍，一條毛線的面網，圍着下頰的頭巾四正四方地交在胸前，一條紗帶垂下來遮着眼睛，這樣便是她們的裝束。除開那條白紗帶，一切全是黑的。新進的徒弟也着同樣的衣裳，不過全身是白的。傳道者在身傍加懸一本祈禱經。

馬爾棠回爾伽的培樂白納女修士，和那些叫聖體女修士的白納女修士一樣，行永禱禮；當這世紀的初期，聖體女修士在巴黎有兩個社址，一個在古廟（temple）。一個在聖惹內微佛新街。總而言之，我們現在所談的小畢菊司的培樂白納女修士絕對的和住在古廟和聖惹內微佛新街，聖體女修士們不相干。在教規上有許多不同的地方；在習慣方面也有許多的異點。小畢菊司的培樂白納女修士披着黑頭巾。聖惹內微佛新街的聖體女修士披白頭巾，並且在胸前還懸掛一只長約三寸，銀質鍍金或銅質鍍金的聖體像。小畢菊司的女修士絕不掛這種聖體像。雖然永禱禮是小畢菊司這方面和古廟那方面所共同遵行的，但是這兩社完全是兩派。聖體女和馬爾棠回爾伽的

培樂女修士之間，有這種行永禱禮的共同點，正猶如飛力泊得內利 (Philippe de Neri) 在弗洛倫斯所設立的意大利祈禱院和畢崖得貝呂勒 (Pierre de Bérulle) 所設立的法蘭西祈禱院，兩個甚爲異趣，並且有時還互相仇視的教會，而對於和耶穌基督的生、長、死、三期及聖母有關係的各種神祕加以同樣的研究和尊崇一樣。巴黎的祈禱院自謂應居人上，因爲飛力泊得內利祇是一個神人，而貝呂勒是一個紅衣主教。

讓我們轉回來說馬爾棠回爾伽的西班牙式的嚴厲教規。

這個附屬修道院中的白納培樂女修士終年素食，在封齋節和其他特別的日子，她們還絕食。每天早晨一點鐘至三點鐘都起來唸經唱詩，一年四季都睡在囉噤臥單和草薦的上面。從不浴身，從不點火。每星期五自省一次，禁止多言。祇在極短的休息時間可以彼此談話。每年從九月十四日的十字架節起到復活瞻禮節止都穿着粗毛布襯衫。這六個月的期限還是一種變通的辦法，原來的教規要終年穿那種襯衫；但是那種粗毛布襯衫，當夏季炎熱的時候是受不了的，常常使她們發熱和神經拘攣症。於是不得不加以限制。限制之後，那些女修士們在九月十四日穿上那種襯衫還

得發三四天的熱服從，貧苦，節慾，永不外出，這些就是她們所發的願誓。嚴厲的教規使她們深感履行願誓的困難。

祭母由娘娘們每三年選舉一次；娘娘又稱唱詩娘娘，因為她們都在唱詩隊裏歌唱。一個祭母祇能繼任兩次，所以一個祭母最長的任期是九年。

她們永遠見不着主祭的牧師，牧師和她們的中間總有一條七尺高的呢帷隔着。當宣道師走上講台傳道的時候，她們都把面幕拉下來遮着臉。她們說話的聲音總應當輕，走路的時候必須垂着眼睛，低着頭。祇有一個男子可以到那女修道院裏去，就是那教區中的總主教。

另外還有一個男子，就是那園丁；但是這個園丁一定是年老的，並且在他的膝上掛一個小鈴，使那些女修士可以聞聲趨避，使他永遠獨自一個人蹬在花園裏。

她們對於那個祭母絕對服從。這是教律中那種無我的謹戒態度。如奉耶穌之命 *ut voci Christi*，會意立行 *ad nutum*，*ad primum signum*，侍奉維謹，忻然從命，始終不渝，樂於盲從 *promptè, hilariter, perseveranter et cæca quadam obdientia*，有如工人手中之鏗 *quasi*

liman in manibus fabri, 無命不讀, 無命不書 legere vel scribere non addiscerit sine
expresa superioris licentia.

她們輪流地行着所謂「贖罪禮」。贖罪禮就是爲世人補救一切罪惡, 過失, 紛擾, 強暴, 不義和犯法行爲的禮。行贖罪禮的姆姆合着手掌, 頸上掛一根粗索, 在聖體前面的石塊上要一連跪十二個鐘頭, 從下午四點鐘到早晨四點鐘, 或者從早晨四點鐘到下午四點鐘。當她疲倦到無可忍受的時候, 便五體投地伏在地上, 兩手叉成十字架; 這便是她的休息。她在這種姿勢之中爲宇宙間一切的罪人所禱。這是偉大絕頂的行動了。

因爲這種祈禱在一根高燭柱的前面舉行, 她們便隨意叫「行贖罪禮」或「跪木柱」。那些修道士, 因謙遜的原故, 還歡喜第二種叫法些, 因爲第二種叫法含有一種受苦和屈伏的意義。

行贖罪禮必用全心全力。跪在木柱前面的那個姆姆, 縱令知道有雷火落在她的後面, 也不會轉過頭去看。

另外還有一個修道士跪在聖體的前面。這種姿勢要支持一個鐘頭。她們輪流換班有如站崗

的兵士。這樣就是「永禱。」

祭母們和娘娘的名字都借用一種特別重要事故的名稱，這些名稱不涉及神人和殉道者，而關於耶穌一生的事故，譬如誕生娘娘，始孕娘娘，入廟娘娘，苦難娘娘。然而以神名自命並不在禁止之列。

她們和人相見的時候，總祇露出牙齒。個個的牙齒都是黃的。從來不曾有過一把牙刷進過那女修道院的門，刷自己的牙齒便等於滅自己的靈魂。

她們無論對於什麼東西都不用「我的」這兩個字。她們沒有私有的東西，也不重視任何物件。她們對於一切的東西都說「我們的」；譬如：我們的面網，我們的求福珠；假使她們談到她們的襯衫，也會說「我們的襯衫。」有時候，她們愛戀一件小小的東西，一本經，一件遺物，一個神聖的紀念章。她們發現自己有些寶貴那件東西了，便應當立刻送給別人。她們常常記得聖女退內絲 (Sainte-Thérèse) 的一句話：從前有一個貴婦人，正在入教的時候，說道：我們娘娘，請允許我派人去找一本我非常寶重的聖經：『呀！您在世上還有寶重的東西嗎？既是這樣，您不用入我們的教了。』

無論是誰都不許獨自一人關在房裏，不許有一間「私室」，一間「屋子」。她們在公衆的房間裏生活。她們接談的時候，一個說：『願神座中的聖體受世人頌揚和敬愛！』那一個便答道：『永遠如是。』敲人家門的時候也有同樣的繁文縟節。門外的人還剛剛觸着門鈕，門內已經有人用着柔和的聲音連忙說道：『永遠如是！』因為她們大家都這樣說，這種禮節便機械化了。有時候，這邊還不會說出這句冗長的，『願神座中的聖體受世人的頌揚和敬愛，』那邊已經說過『永遠如是』了。

在進謁社的女修士們中間，到別人屋子裏去的人說：Ave Maria，在屋子的那個人說Gratia plena。註二這便是她們會面時道好的話，的確是「斯文爾雅」。

(註二) Ave Maria 瑪利亞萬歲，Gratia plena 有斯文爾雅的意思。

她們修道院裏的禮拜堂的鐘每一小時敲三下。聽見了這鐘聲的時候，祭母，唱詩娘娘，願女，侍役，徒弟，候選生都立刻停止她們所說的話，她們所做的事或她們所想的東西，大家齊聲說道：譬如五點鐘——『在五點鐘並且在一切的時候，願神座中的聖體受世人的頌揚和敬愛！』假使是

八點鐘呢——『在八點鐘並且在一切的時候……』其他時刻的說法都以此類推。

這種習慣的作用在於使人打斷自己的塵念而永遠歸於上帝，許多修道院中間都有這種規矩，不過詞句上各有不同的地方。譬如，神童耶穌社裏的說法是——『在這個時候並且在一切的時候，願耶穌的愛興奮我的心！』

馬爾棠回爾伽的培樂白納女修士深居在小畢菊司已經五十年了，行祈禱的時候，大家唱着一種低音的詩歌，純粹的古調，自始至終，用最強的聲音唱着。凡是在經中印有一顆星點的地方，她們全停下來，低聲地說道：『耶穌，瑪利，約瑟。』爲死人祈禱的詩歌，她們的聲音是那樣的低，幾乎不是婦人的嗓子所能達到的，聽去非常地悲慘動人。

小畢菊司的女修士們在她們的神座底下築了一個地窟，預備作她們院中的公墓。但是政府不允許她們把靈柩送到那石窟裏去。於是她們死了便得遷出修道院。這是一件使她們痛心並且在她們看來是一件違反天理的事。

政府給了她們一種通融的辦法，就是在華奇拉（Vaugirard）墓地裏，她們有一個特別的

入葬的鐘點和一塊特別的葬地，這塊葬地原來是屬於她們修道院中的。

每星期四，這些女修士行大彌撒和各種祈禱禮，正如星期日一樣。此外她們還小心謹慎地遵守着各式各樣的小紀念日。這些紀念日幾乎是局外人所不知道的，是法國從前的教會所濫定的。今日在西班牙和意大利還有同樣的情形。她們在神座前的佇立是無已時的。至於她們祈禱的次數和每次延長的時間，我們較好的方法，祇有述出她們中間一個人的一句天真話：『候選生的祈禱嚇得人壞，徒弟的祈禱更厲害，願女的祈禱還要厲害。』

每星期她們聚會一次；祭母主席，唱詩娘娘們爲副。各女修士輪流地走來跪在那塊石板上，當着大衆，高聲地把她在本星期中所犯的過失和罪惡宣布出來。每個人宣布完畢之後，唱詩娘娘們便商議，並且大聲地宣讀判詞。

祇有那些稍許嚴重的過失纔這樣高聲地懺悔出來，除此以外，還有所謂贖小過的贖過禮。行贖過禮就是當祈禱的時候，在祭母的面前，五體投地地伏着，一直到那祭母——她們總稱她做『我們的師母』——輕輕地在她的圍椅上敲一下，通知那贖過人的時候再起來。她們爲了一點

極小的事便可以行贖罪禮。打破了一只玻璃杯，撕破了一張面網，做祈禱的時候，無意地遲到了幾秒鐘，在禮拜堂裏唱錯了一個音，諸如此類的事都足以行贖罪禮。行贖罪禮完全是自動的；犯過的人自判自罰。在紀念日和星期日，四個唱詩娘娘立在有四個歌架的歌臺前面領唱詩歌。有一天一個唱詩娘娘唱着一首詩，那首詩的起頭兩個字是「看啊，」她唱的時候不會唱「看啊，」卻唱了 do Si Sot，她爲了這一點疏忽的過失便一直在地上跪到祈禱完畢的時候。使這過失嚴重的就是因爲歌隊裏的人笑了。

當一個女修士到會客室去的時候，縱令是祭母，也得把面網垂下來——我們記得——使她的面部，除口以外，全罩在面網裏。

祇有祭母一個人可以和院外的人接洽。其他的女修士祇能覓見她們的近親，並且相見的時候極其短少。假使偶然有一個院外的人走來會一個他曾經在塵世中認識過或愛過的女修士，就非經過許多手續不可。假使這個人是一個婦人，院中的主事人有時候或者可以允許；那個女修士便走來，會她的人可以和她隔窗對話，祇有母親和姊妹可以有吊起那木板窗，一睹親人的權利。這

種允許自然是男子所不能享得的。

這便是聖培樂所手定，又被馬爾棠回爾伽加厲了的院規。

旁的教會中的女修士們常常是活潑紅潤的，這裏面的女修士卻不然。她們都是面色灰白，神情嚴肅的。

從一八二五年到一八三〇年之間，有三個發了瘋病。

三 嚴厲

候選生的期限至少是兩年，常常是四年；徒弟四年。在二十三歲或二十四歲以下被正式收錄的事是不多見的。馬爾棠回爾伽的白納培樂女修士從不容孀婦入社。

她們在院中受着許多的苦痛，是外人所不知道而她們所永不許提及的。

一個徒弟在她立願的那天，穿上最美豔的衣服，頭上戴着白玫瑰花，燙捲頭髮而使之潤澤，於是她跪在地上；一大塊黑紗罩着她，大家便唱着送死的詩歌，於是那些女修士分立兩行；一行在她的面前走過，用一種悲哀的聲音說道：『我們的姊妹死了，』其他的一行又用響亮的聲音答道：

『在耶穌基督的跟前是永生的！』

在本書中的故事發生的時代，有一個寄宿舍附屬在這女修道院裏。這寄宿舍裏都是大家的名媛，多半是富有的。其中最顯著的，有得聖多賴爾小姐和得貝力桑小姐（*Mesdemoiselles de Saint Aulaire et de Belisson*），還有一位英國小姐叫達耳波（*Talbot*），這是天主教中的望族。這些年輕的姑娘在那四堵牆的中間，受了那些女修士的教育，從童年以至成人時代，朝夕所聞，都是這世間和這世紀中窮兇極惡的事情。她們中間的一個有一天向我們說：『我看見街道便渾身發戰。』她們穿着藍衣，戴着白帽，還有一個銀質或銅質鍍金的聖靈掛在胸前。一年之中有幾個大紀念日，尤其是聖瑪爾特節（*la Sainte Marthe*），在這一天的裏面，她們可以穿上女修士的衣服，隨着她們做祈禱，遵行聖培樂的規律，這個對於她們，真好像是洪恩和無上的幸福。在起初的時候，那些女修士把自己的衣服借給她們。到後來，祭母不許，以為這是有瀆教規的舉動。她們祇可以把衣服借給徒弟們。這種扮演自然是一種通融的辦法，並且是院中懷有引人入教的祕密作用的人所鼓勵的，目的是要使那些孩子預嘗聖服的滋味。對於那些寄宿生又的確是一種真正幸福和娛

樂，她們僅僅是出於兒戲，『換一點新花樣罷了。』手裏捏着一根灑聖水的圓球棍，整整地立幾個鐘頭，在一個歌台的前面四人合唱着，這是孩子們天真的理想，此中快樂，不是我們這些俗人所能領會的。

院中一切的規矩，除了嚴厲的以外，那些學生都可以習慣。有許多婦，返俗之後，結婚幾年了，有人敲着她們的門的時候，還不能改去連忙答應『永遠如是』的那種習慣。寄宿生和女修士是一樣的，祇能在會客室裏會她們的父母。就是她們的母親也不能殼吻她們。我們可以想見，關於這一點，院中規則的嚴厲到了何種程度。有一天，一個年輕的姑娘有她的母親和一個三歲的小妹妹來會她。這位姑娘哭起來了，因為她要抱她的妹妹。不許。她便苦苦地央求，至少要允許那小孩子把她的小手從那鐵柵裏伸進來，讓她吻一下。這個也被拒絕了，幾乎弄出事情來。

四 愉樂

這般年輕的姑娘們在這嚴肅的宿舍裏也留下了不少的有意味的故事。

在某一些時候，這古院中也閃着青春的朝氣。鐘聲報過了休息的時候，一扇門呀地一聲開了。

枝頭上的小雀齊聲說道：好了！孩子們來了！那個中間有一條十字路，好像殮屍布的花園裏便充滿了排山倒海的姑娘們。喜氣盈盈的面孔，潔白的額頭，聰慧伶俐的明眸，各種的朝氣，散佈在這淒涼的境域裏。在歌聲，鈴聲，告喪的鐘聲，祈禱聲之後，那種比蜜蜂的聲音還柔和些的小姑娘們的喧噪陡然爆發出來了。歡樂的巢開了，每個人都搬出了她的蜜。她們頑着，此呼彼應，三五成羣地跑着；皎小的牙齒在角落裏啾啾不休；面網在遠處監視着這些笑容，黑影也偵察着這些喜色，但是有何相干！她們仍舊是笑傲自如的。那四堵形容憔悴的牆也有這悅色怡顏的一刻。當那些蜂羣翱翔飛舞的時候，這四堵牆反映着那許多歡顏的光彩也有些鮮明了。這彷彿是無數朵的玫瑰花繽紛地落在死域裏。那些年輕的姑娘們在道婆們的監視之下恣情嬉笑着；循規蹈矩的目光不足以減少天真的興趣。幸而有這些孩子們，枯寂的歲月中間才有這天真的一刻。小的跳着，大的舞着。這修道院裏的遊戲是和上帝混在一起的。沒有旁的東西像這班鮮豔活潑的孩子們那樣莊麗動人。荷馬和佩洛註一如果來了，也當莞爾而笑。在這蕭條的園中，有青年，有健康，有聲響，有喧囂，有狂亂，有歡樂，

（註一）荷馬（Homère）希臘的詩人。佩洛（Perrault）第十七世紀的法國文人。

有幸福，足以使一切的老嫗——武功頌裏面的或童話中的，朝廷中或平民中的，從愛鳩白註二以

(註二) 愛鳩白 (Hécube) 是 Hector 的母。

至於村嫗——眉飛色舞。

在這宿舍的裏面，從孩子們的口中說出來，足以動人憐愛的癡語特別地多，使人家聽見，嗤地笑了之後，猶覺得有無窮的餘味。——『我的娘娘！剛才一個大姑娘告訴我：我在此地再蹬九年和十個月就殼了。這是多麼開心的事呵！』這句話是，一天，一個五歲的孩子在這樊籠中叫出來的。

這一段令人不忘的對話也是在這裏面發生的：

一個唱詩娘娘。——你爲什麼哭呢，我的孩子？

那個孩子（六歲），嚶嚶啜泣着：——我向阿麗斯說，我記得我的法國歷史。她說我不記得，我的確記得。

阿麗斯（九歲大姑娘）——她不記得。

那個唱詩娘娘：——怎樣說呢，我的孩子？

阿麗斯——她向我說我可以隨便翻一頁書，找一個問題去考她，她都可以答。

——怎樣呢？

——她沒有答出來。

——你說說看。你問了她什麼問題？

——我隨便翻了一頁書，我拿了最先看見的那個問題去考她。

——這問題是怎樣的呢？

——這問題是『此後的事情是怎樣的？』

寄居在那裏面的一個貴婦人有一隻稍稍饑嘴的鸚鵡，那些孩子們對於這隻鸚鵡下了這樣

一句深刻的批評：

——牠多麼可愛呵！牠竟和大人一樣，吃起烘麵包來，祇吃麵包面上的一層果醬！

這個懺悔詞，一個七歲的造孽人預先寫好，以免臨時忘卻的懺悔詞，也是在這修道院中的一

塊石皮上發現的：

「——我的天父，我自認犯了慳吝的罪。

「——我的天父，我自認犯了姦淫的罪。

「——我的天父，我自認犯了偷看男人的罪。」

下面這一段故事是一個六歲的紅嘴小姑娘，坐在那花園的草地上，對着一個四五歲的小朋友臆造出來的：

「——在一個地方，有三只小雄雞，和許多花。牠們採了花，放在自己的衣袋裏。過後，牠們又摘了葉子，放在牠們的玩具裏。在那地方，有一只狼，和許多樹林；那只狼躲在樹林裏，把那三只小雄雞都吃了。

還有這一首小小的詩：

「——雞胸龜背的癩子，

一根打了貓，

貓不樂，痛難熬，

「於是一位太太囚了癲子去。」

這句可愛而又可惱的話也是那裏面一個收着教養的私生子說出的。她聽見旁的孩子談論她們的母親，她便獨自在牆角裏細聲說道：

——『我呢，當我出世的時候，我的母親不在我身旁！』

那裏面有一個肥大的傳達姆姆，大家常常看見她提着她的鑰匙包在那些走廊裏穿來穿去。她的名字叫 Agathe 那些「大大姑娘」——十歲以上的——叫她做 Agathoclès 註 III

那個食堂是一間長方形的大廳，透光進去的地方祇是一個向着花園的圓洞門，裏面幽暗而潮濕。並且，據那些孩子們說——生滿了蟲兒。牠那四週的地方就是蟲兒的生產地。四個牆角，在那些寄宿生的口裏，各有特別而耐人尋味的名稱。有所謂蜘蛛角，毛蟲角，草鞋蟲角和蟋蟀角。蟋蟀角和廚房相鄰近，是衆人所最重視的。那裏比別處煖些。食堂角的這些名稱，到後來用到各寄宿生的身上去了，正好像從前馬查汗 (Mazarin) 中學裏的四國被各學生用以彼此區別一樣。每個學生

(註 III) Agathoclès 是古代的一個戰士。

必屬於這四國中間的一國。以她們會食的時候，在食堂裏所坐的角爲區別。有一天，總主教先生來巡視，正走到教室裏，看見一個黃髮紅脣的美貌小姑娘走進來，他身旁還另外立着一個桃顛，褐髮，靈麗動人的寄宿生，他向她問道：

——這個姑娘叫什麼？

——她叫蜘蛛，大人。

——呀！那一個呢？

——那是蟋蟀。

——那末，那一個呢？

——那是毛蟲。

——豈有此理，你自己呢？

——我是草鞋蟲，大人。

這一類的地方，各有各的特別故事。在這世紀的初期，愛古庵 (Ecouen) 也是一個使女孩們在

嚴肅謐靜的空氣中渡過幼童時期的地方。在愛古庵地方，當她們結隊赴聖體會的時候，她們分成處女隊和花女隊。此外還有幔亭隊和香鑪隊。前者執幔亭的絲帶，後者持香鑪薰聖體。鮮花歸花女捧送。四個「處女」領導隊伍。在舉行這盛會的那天早上，她們的寢室中間常有這種妙語達人耳鼓：

——誰是處女呀？

康邦夫人 (Madame Campan) 述過一個殿後的七歲「小姑娘」向一個領隊的十六歲「大姑娘」所說的這句話：

——你是處女，你；我呢，我不是的。

五 嬉戲

在食堂門的上面，有用大黑字寫着的一段祈禱文，名叫「白色祈禱文」，有引正人升天堂的能力。

「小小的白色祈禱，上帝所造，上帝所說，上帝所寫在天堂裏。在夜間去睡的時候，我看見三個

天使睡在我的床上，一個在脚跟頭，兩個在枕邊，慈仁的處女瑪利睡在床中。瑪利叫我睡，叫我莫遲疑。慈仁的上帝是我的父親，慈仁的處女是我的母親，那三個使徒是我的兄弟，那三個處女是我的姊妹。裹着我身體的是上帝誕生時的襯衣；聖女瑪格麗特的十字架已經畫在我胸前；聖母走到田裏去，上帝哭啼啼碰見了聖約翰先生。聖約翰先生，您從何處來？我從「頌祝平安」來。您沒有看見慈仁的上帝嗎？看見了吧？他在十字架的上面，脚垂着，手釘着，頭上戴一頂小的白荊冠。凡是早晚唸三遍的人必得善果，升入天堂。」

在一八二七年，這篇別饒興趣的祈禱詞已經沈沒在三層黃灰的下面了。當日見過這祈禱詞的少女，到今日，都已是老嫗，漸漸地也都忘卻了。

一個大的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像掛在牆上，便完成這食堂的裝飾。食堂的那扇獨門，我們彷彿記得已經說過，朝着花園。兩張條桌，每張的兩邊都有板櫈，從食堂的這一端到那一端，擺成兩條平行線。牆是白的，桌子是黑的；這兩種喪色是道院中唯一的更換。飲食是不堪入口的，孩子們的膳食也是簡單的。一盆蔬菜燒肉，或是一盆鹹魚，已經是唯一的美味了。這種日常的素食對於寄宿生

卻是特別的待遇了。孩子們在一個值週師母的監視下面靜悄悄地吃着，假使有一只蒼蠅敢於違背院規，營營地飛着，那個娘娘便乒乓兵兵地開闔着一本木書。這種寂靜的中間，有神人的行傳點綴着：在那耶穌十字架的下面，有一個講台，講台上面，一個人高聲地唸着神人的行傳。唸的人是一個值週的大學生。在赤裸裸的桌子上面，隔一段擺一個漆盆，學生們便在這些盆子裏洗滌自己的杯叉。有時候，她們丟一點硬肉腐魚在那裏面，便得受罰。她們叫這種漆盆做「水池」。

突破寂靜的學生應當用舌頭畫一個十字架。在什麼地方呢？在地上。她舐着地。消除一切歡樂的灰塵變成了懲罰那些多言的小玫瑰瓣的刑具。

在這女修道院的裏面，有一本絕板並且孤本，禁止翻閱的書。這書是聖培樂的教律。俗眼不許窺看的聖書。 *Nemo regulas, seu constitutiones nostras, externis communicabit.* 註1

(註1) 我們的規則或體制不可讓外人知道。

那般寄宿生，有一天，把這本書偷來了，鑿鑿地唸着，時時又連忙把書關上，提心吊膽地恐怕被人查出。她們從這種大危險所得回的代價祇是一點平凡的愉樂。關於幼童造孽而意義不明的幾

頁，這就是她們認爲「最有趣味的」。

她們日常總在花園中的一條道路上面遊戲。道旁有幾株憔悴的果樹。監視雖然縝密，懲罰雖然嚴厲，當勁風搖過樹枝之後，她們仍舊私下地拾起一個綠蘋果，一個爛杏子，或是一個蛀了的梨。現在我讓眼旁的一封信來說話，這封信是二十五年前，一個離了院的寄宿生，今日的某公爵夫人，巴黎城中一個最華麗的婦人所寫的。我照原文錄下來：『我們竭力把梨子或蘋果藏起來。當我們上樓去放下床幕等候晚餐的時候，我們便把這些東西塞在枕頭下面，到了晚上，便躲在床上吃。不成功的時候，我們便到廁所裏去吃。』這是她們的極樂之一種。

有一次，這又是那個總主教到這修道院來巡視的那一次，一位和蒙木汗西 (Montmorency) 望族有瓜葛的姑娘，蒲沙 (Bouchard) 小姐，和她的朋友賭着東道，要向總主教要求一天假，這種舉動在這樣森嚴的道院裏是一件駭人聽聞的事情。大家賭定了，但是和她賭的那些人沒有一個信她敢於開口。時候到了，總主教在那些寄宿生的面前走過，蒲沙小姐忽然從她們的隊裏走出來，她的同伴嚇到無可言狀。她說道：大人，請給一天假。蒲沙小姐是一位膚色鮮潤，軀幹修長的人兒，小

小的桃顛，美豔無比。得葛蘭(De Quelen)先生報以微笑說道：『怎麼啦，我親愛的孩子，一天假！三天吧。您如果願意！我給三天假。』那個祭母也沒有辦法，總主教令出如山。修道院中的奇聞，寄宿舍中的歡樂，我們試想當日的情形。

這修道院的防範雖嚴，但是外界的情魔孽障並非絕不侵入。為證明起見，我們祇須在此地把它一件千真萬確，不容否認的事情簡單地述出來，雖然這件事情和本書的內容毫無關係。我們追述這件事情的目的就是要在讀者的心目中完成這女修道院的真面目。

在這時候，院中有一個神祕的人，她並不是修道士，院中的人們對她，尊崇備至，稱她做阿耳培丁 (Albertine) 夫人。大家祇知道她是癡子，外界的人都以為她死去了。除此以外，關於她的事，沒有人知道。據說，她這段歷史的底蘊是關於婚姻和金錢的問題。

這個婦人差不多有三十歲，髮棕黃，貌頗美，呆呆地睜開一雙長的藍眼睛。她看見嗎？沒有人敢斷定。她行路的時候，像滑而不像走；她從不開口說話；大家也不能確定她究竟呼吸不呼吸。她的鼻孔是窄削的作青色，有如死人的鼻子。捏着她的手，就好像捏了雪。她有一種奇怪的幽魂似的風度。

大家看見她走來，便覺得有一陣襲人的寒氣。有一天，一個姆姆看見她走過，向另外一個姆姆說道：她走路如同死人一樣。——她也許真是死人呢，那一個回答說。

關於阿耳培丁夫人的傳述，人各不同。這是使那般寄宿生永遠不能忘記的怪物。在那小禮拜堂裏，有一格特座，叫做「牛眼座」，因為在這座後有一個圓的牛眼窗，這便是阿耳培丁夫人聽道的地方。她常常獨自一個人蹬在那裏面，因為這牛眼座是在第一層樓上，從座上可以看見宣道師和主祭；這是不許女修士們涉足的地方。有一天，在講壇上宣道的是一位青年高級牧師，洛安（Rhoan）公爵先生，上院的議員，一八一五年的御前紅銃士和雷翁（Léon）親王，死於一八三〇年，曾任白山松（Besançon）的紅衣主教和總主教。洛安先生到小畢菊司來講道，這是第一次。阿耳培丁夫人平日聽道，與祭，素來是深沈安定的。那一天，她剛看見洛安先生，便立起一半身來，在萬籟俱寂的禮拜堂中，大聲說道：『嘿！奧渠斯特（Auguste）！』全院的人都大吃一驚，轉過頭來看，那個宣道師也望了一眼。但是阿耳培丁夫人又呆呆地坐着，絲毫不動了。塵世的一陣微風和人生的一線弱光在這死灰和冰霜似的容顏上面，忽促地現了一下，一切又都立即消逝了。那個癡婦又變了尸

骸。

那幾個字於是在院中惹出了無窮的猜度。在「嘿！奧渠斯特」這幾個字裏面包含了多少事情呵！這裏面洩漏了多少消息呵！洛安先生的小名的確是奧渠斯特。阿耳培丁夫人既然認識洛安先生，她自然是高級社會中人了；她既然對於一個那樣高貴的人用着那樣親嬾的稱謂，她在高級社會中的地位也一定是很高的了；她既然知道他的「乳名」，他們中間明明是有關係的了，也許是親戚吧。很近的親戚，這是毫無疑義的。

兩個神氣異常莊嚴的公爵夫人，帥色耳（de Choiseul）夫人和碎蘭（de Sérent）夫人，常來參觀這女修道院。她們在這裏面出入自由，一定是享有公主們的特權的人，使寄宿舍中的人非常害怕。當這兩個老婦人走過的時候，那些可憐的姑娘們都發着抖並且低下眼睛。

此外，洛安先生是使那些寄宿生注目的人物，這是他本人所不知道的。在這時代，他剛受任爲巴黎總主教的總代理主教，候補主教的榮銜。他常常到小畢菊司的那些女修士的禮拜堂裏來做禮拜，唱頌詩。那些青年的女隱者都不能看見他，因爲有那一塊嘩嘩的帷幕。但是他的嗓子是柔和

的，並且是有些脆薄的，她們不難分辨出來。他做過御前的銳士；並且大家說他是很愛好修飾的，豐潤的褐色頭髮一捲捲地蜷在頭上，一條富麗的闊帶束在腰上，並且他那件黑道袍的裁剪也是世界上最時髦的。他把那些二八年華的人兒弄到心煩意亂。

外面的聲音從來不達到這女修道院的裏面來。但是有一年，有一個人的吹笛聲飛到這內院中去了。這是一件轟動一時的大事，當日的寄宿生到今天還記得。

這是一個人在附近地方吹奏的一枝笛。這枝笛每次都奏着一樣的調子，一個到今日已經是古老的調子；『我的翠滴娘，來做我心靈的主宰，』她們在一天之中總可以聽兩三次。

那些妙齡女郎整整的幾個鐘頭聽下去，唱詩娘娘們弄到無可如何，便想盡方法去懲罰她們。那般寄宿生大家都多少有些懷想那個未識的樂人的情愛了。大家都自以為是翠滴娘。笛聲是從直牆街一面送來的。她們都願意犧牲一切，冒犯一切，去看一下，一秒鐘也無妨。窺望一下，竊視一下，那個吹奏得那樣高妙，同時也一定是用着他全付心神吹奏着那枝笛子的『青年』。有幾個從後門逃了出去，爬到直牆街那面的第三層樓上，寧肯受幾天的苦惱，要去看她們的意中人。看不見。有

一個把手臂伸到鐵柵外面，高高地揚着她的白手帕。還有兩個，膽更大。她們想了方法，援到屋頂上面，冒着危險，去看『那個青年。』那個吹笛的人是一個龍鍾的老翁，出亡過的貴族，瞎子，窮漢，在他的破樓上面，吹着笛兒解悶。

六 小庵

在這小畢菊司的圍牆裏，有三所完全分立的房屋，女修士們所住的那所大屋，學生們所住的那所寄宿舍，還有所謂「小庵。」這是一所有花園的房子，住在裏面的老女教士，全是各地方被革命毀了的教會所留下的子遺；是各式各樣的會社，黑色的，灰色的，白色的，五花八門，應有盡有的會合；我們可以稱牠做，假使這種聯字法是許可的，什景庵。

從帝國時代起，各地方流離失所的貧寒女孩都可以到此地，培樂白納女修士的羽翼下面，求一棲身之所。政府給她們一些微薄的津貼；小畢菊司的女士們便殷勤地招待她們。這是一種光怪陸離的湊合。各人守着各人的教規。有時候，那些寄宿生可以去看她們，這對於那些學生們彷彿是一種特假；於是在她們幼年的腦海留下了聖巴齊 (Saint Basile) 娘娘，聖施可拉司 第克 (Saint

Scolastique) 娘娘，舍可白 (Jacob) 娘娘和其他的紀念。

在這些避難的女子中間，有一個幾乎回到她的老家了。這是聖多爾 (Sainte Aure) 社中的女教士，她是該社中唯一的倖免於難的人。聖多爾社的女教士們在第十八世紀初所住的舊修道院院址恰巧是小畢菊司的房屋，馬爾棠回爾迦派的白納女修士佔住這所房屋在聖多爾社之後。聖多爾社的女士們向例着一件白道袍和一條鮮紅的披肩，這位聖女太窮了，不能殼着她社中的那種艷服，便拿了一個小木人，正心誠意地罩上那種服飾，並且滿腔忻慰地送給衆人看，在臨死的時候，還把牠捐給院中。在一八二四年，這社中祇剩下一個女教士；到今天祇剩下一個洋娃娃了。

除這些高貴的娘娘以外，還有幾個外界的老婦人，也和阿耳培丁夫人一樣，得了祭母的許可，隱居在這小庵裏。在這一類的人中間，有波福夫人 (Madame de Beaufort d' Hautpoul) 和狄費恩 (Dufrene) 侯爵夫人。此外還有一個以擤鼻涕的聲音宏亮振耳，因在這小庵裏著名。那些學生們稱她做「雷婆婆」。

在一八二〇年或一八二一年之先後，有一個主辦一種叫「奮勇」刊物的尚蒞絲夫人 (Ma-

dame de Genlis) 要求進小畢菊司修道。介紹她的人是多爾內安公爵。這件事弄到院中議論紛紛；一般唱詩娘娘氣到渾身發抖；尚荔絲夫人是做過小說的呀！但是她聲明過她是第一個疾惡小說的人，並且她已經變成一個熱烈的信徒了。上帝提攜着她，那位親王也提攜她，她便進院了。住了六個月或八個月她又搬出去，她所持的理由是園中沒有樹陰。一般女教士，看見她走了都非常開心。她的年紀雖然很老，她仍能彈豎琴，並且彈得很好。

她臨去的時候，還在她的住室中留下一點痕迹。尚荔絲夫人是好迷信的，並且長於拉丁文，這樣兩句話已經叢表現尚荔絲夫人之爲人了。幾年前，我們還可以看見她親筆用紅墨水在黃紙上所寫的這五句拉丁詩粘在她住室中，她從前用以收藏銀錢手飾的一張小櫃裏面；照她的意見，這五句詩有辟盜賊的魔力：

Imparibus meritis pendent tria corpora ramis

Dismas et Gesmas, media est divina potestas;

Alta petit Dismas, infelix, infima, Gesmas.

Nos et resnostras conservet summa potestas.

Hos versus dicas, ne tufurto tua perdas. 註1

(註1) 三個善惡懸殊的肉身掛在木架上，第斯馬斯和瑞斯馬斯，中間是神權，第斯馬斯升天國，瑞斯馬斯入地獄，願尊神保護我們和我們的財產。唸這首詩，盜賊便不能竊奪你的財物。

我們平時總以為十字架上的那兩個強徒是 Dismas 和 Gemas 現在這幾句用第十六世紀的拉丁文所作的詩卻寫成 Dismas 和 Gemas 把我們弄到不知所從。這種寫法或者是生在前世紀，以作強盜的子孫為榮耀的 Gestas 子爵所不樂聞的吧。並且這幾句詩中的魔力是 hospitalieres 社中的人所深信的。

這修道院中的禮拜堂，在建築上，把正院和寄宿舍完全分開，然而又是寄宿舍，正院和小庵的公共禮拜處。外面的人也可以從一扇臨街的窄門進去。但是裏面的佈置使院中的人絕對看不見一個外界的人。這禮拜堂的樂壇不像其他禮拜堂中的樂壇，在神座的後面，沒有那一片長的地方，但是在主祭的右邊有一間黑屋，這間黑屋的門口有我們已經說過的那條七尺高的帷幕遮着；在

這條帷幕的黑影中，木橈的上面，歌女們在左邊坐着，寄宿生在右邊坐着，侍役和徒弟們坐在後邊，這便是小畢菊司的女教士們祈禱上帝時的大致情形。這間黑屋，亦稱樂壇，有一條長廊和修道院相通。禮拜堂中的光線是從花園射進來的。女教士們參與祈禱的時候，依照教規，須肅靜無聲，假使她們不在求上帝洪恩的時候，一起一伏，使那些木橈撞擊作聲，外界的人還不會知道她們是在那黑屋子裏。

七 這暗地中的幾個人影

在一八一九到一八二五的那六年之間，小畢菊司的祭母是白萊麥小姐 (Mademoiselle de Blemeur)，她在教中的名字是天真娘娘。白萊麥瑪格麗特 (Marguerite de Blemeur) 「聖培樂社中衆神人傳」一書的作者是他的先人。她曾經二次當選。她是一個六十歲左右的婦人，矮，胖，『唱歌的聲音好像一個破沙罐，』這是我們在上面已經提到過的那封信裏的話；但是她是一個品德兼優的婦人，在這修道院中，祇有她一個人是性好滑稽的，因此受衆人的親愛。

天真娘娘繼其先人瑪格麗特爲社中的泰斗。她是一個文人，識掌故，學問淵博，有才幹，歡喜探

求歷史中的奇聞異事，滿口的拉丁文，滿腔的希臘文，滿復的希伯來文，雖是培樂社的女修士，而有男修士之風。

副祭母是一個年老目瞶的西班牙女教士西賴爾 (Cineras) 娘娘。

唱詩娘娘們中間最著名的是聖端樂靈 (Sainte Honirine) 娘娘，司庫，聖隨爾迪德 (Sainte Gertrude) 娘娘，徒弟們的大師母，聖安琪 (Sainte Ange) 娘娘，二師母，神使 (Annonciation) 娘娘，司服，聖奧吉斯丹 (Saint-Augustin) 娘娘，看護，全院中唯一的惡人；此外還有聖美迪耳德 (Sainte Mechilde) 娘娘，哥樊小姐 (Mlle Gauvain)，年齡極輕，有一種清亮超羣的嗓子，天使娘娘，曾在徐著 (Gisors) 和麻泥 (Magny) 中著的神女 (Filles-Dieu) 修道院和寶藏 (Trésor) 修道院裏住過，聖約瑟夫娘娘，苛戈婁多小姐 (Mlle de Cogolludo)，聖阿對拉意德 (Sainte Adelaïde) 娘娘，多維爾內小姐 (Mlle d'Auverney)，天恩娘娘，不慣刻苦生活的習方特小姐；(Mlle de Cifuentes) 同情 (Compassion) 娘娘，米耳迪爾小姐 (Mlle de la Miltière) 六十歲入院，院規特許，極富；青天 (Providence) 娘娘，羅第尼爾小姐 (Mlle de Laudinière) 入廟 (Prés-

entation) 娘娘，西甘查小姐 (Elle de Siguenza) 一八四七年爲祭母；最後，聖遂里妍 (Sainte Céligne) 娘娘，雕刻家脆拉起 (Cerracchi) 的姊妹，患了精神病；聖尚達 (Sainte Chantal) 娘娘，徐從小姐 (Mlle de Suzon) 患了精神病。

在那些最美的娘娘中間，還有一個嫵媚動人，二十三歲的女郎，她生於布爾逢島，武士洛慈 (Roze) 的後裔，在社會上的名字叫洛慈小姐，在院中稱升天 (Assomption) 娘娘。

負責唱歌和合唱隊的聖美迪耳德娘娘歡喜選用寄宿生。她平日總組成一個完全的音階，就是說選七個人，從十歲到十六歲，每歲選一個，聲音和身材都相襯，她要她們以年齡大小爲標準，依次立着唱歌。旁人看去好似是一排天使列成的活邦簫。註一

在那些做侍役的姆姆們中間，最得一般寄宿生的歡心的是聖歐弗拉齊 (Sainte Euphrasies) 姆姆；聖瑪格麗特姆姆；聖瑪爾特姆姆，一個孩子，和聖米色耳姆姆，她的長鼻子常引到她們笑。

(註一) 邦簫 (Atto de Pan) 是古代的一種樂器，以長短不齊的蘆管依着牠們的長短排成的。

這一切的婦人對於那一切的孩子全是和藹的。女教士們祇對於自己纔是嚴厲的。她們祇爲

寄宿生升火，寄宿生的飲食，和修道院中的飲食比較起來，已經是考究的了。此外，服侍殷勤，無微不至。不過，當一個孩子走到一個女教士的身傍和她說話的時候，這女士是從來不答的。

肅靜無譁這條院規，在全院中所生的結果就是人不說話，而應說的話都歸無生命的東西去說。時而是禮拜堂中的鐘說話，時而是那個園丁的鈴。在傳達室的傍邊，有一口聲音宏亮，全院都能聽見的鐘，守鐘的人用着各種不同的敲法，好似一種有聲電報，通報物質生活上所應做的一切事情，在需要的時候，還可以用某種敲法招院中的某某人到會客室裏去。每個人和每件東西都有他的特別暗號。祭母是一又一；副祭母是一又二。六又五報告上課，因此學生們從來不說去上課，而說去六又五。四又四是尙蒞絲夫人的鐘號。她們常常聽見這個鐘號。『這個是四擊鬼，』那般不饒人的姑娘們這樣說。十又九通知一件大事，就是開院門，——鐵門累累，形狀駭人，祇爲總主教開啓的那扇鐵板門。

我們已經說過，除了他和那個園丁，沒有其他的人入院門。那些寄宿生另外還看見兩個男人；一個是牧師，巴乃司 (Baris) 神甫，老而醜，是預備給她們立樂壇，從鐵柵的縫中去看；另外的一

個是畫師，安削 (Ansiaux) 先生，我們已經唸過幾行的那封信稱 (Anciot) 先生，並且形容他是一個『駝背老妖怪。』

我們可以明白，那些人都經過了選擇的。

這便是那個希奇的修道院。

八 Post Corda Lapides 註 1

在粗述了此中精神生活之後，我們不妨把牠實質方面的情形也描寫一下。讀者已經知道大概了。

(註一) 心以後，石頭。

圍在泊隆索街，直牆街，畢菊司街和現在業已堵塞，在舊地圖中稱爲菜園巷的那條巷子中間的那塊地方幾乎全是小畢菊司的版圖。這四條街圍着這塊地方，好像一道城濠。這女修道院有幾棟房子和一個花園。那棟主要的房子，從牠的全部看來，是許多形狀不同的建築疊起來的一種雜屋，極像擱在地上的一根曲尺。這曲尺的長邊佔有畢菊司街和泊隆索街中間的那一段直牆街，短

邊臨畢菊司小街，灰色的高牆上有鐵柵欄着的窗戶，氣象森嚴；牆上有六十二號門牌的那重駟馬門便是盡頭處。近那堵高牆正中的地方，有一扇圓頂矮門，門已腐舊，佈有層層的蜘蛛網，祇在星期日或者在女教士的靈柩出院的時候，這扇門纔開着一兩個鐘頭。這便是外界的人們到那禮拜堂去的入口。這曲尺的轉角處是一間正方形的屋子，藏器皿的地方，女教士們稱這屋子做儲藏室。臨直牆街的一面是娘娘們，姆姆們和徒弟們的修道處；臨畢菊司小街的一面是廚房，食堂，修道室和禮拜堂。寄宿舍處於第六十二號大門和堵塞了的菜園巷的盡頭處的中間，是立在街上的人們所看不見的。此外，那方土的餘地便是花園，花園比泊隆索街的街面低許多；所以那堵圍牆的內面比較外面還要高。花園的地面略如球面，一個小丘立在園的中心，小丘的頂上有一株錐形的尖杉樹，好像圓盾中心上的那個尖頂。四條大路從杉樹下面分向四方，此外還有八條小路也從那杉樹下面起，分佈於各大路的中間。每兩條大路的中間都有兩條小路，所以，假使這園地是圓形的，各路徑的幾何形便好像加上了一個十字架的車輪。每條路都達到牆底，牆的形狀極不一致，所以路的長短也各不同。路傍有覆盆子。在直牆街轉向泊隆索街的地方有那古庵的遺跡，小庵的房屋是在菜

園巷和泊隆索街的交角上，古庵和小庵的中間，有一條白楊大道連貫着。小庵的前面，還有所謂小花園。我們在這些東西以外，再加上一個庭院，房子內部的各種角度，幾堵監獄似的圍牆，沿着泊隆索街那邊的一長條黑屋頂——唯一的遠景和唯一的鄰舍——四十五年以前，在小畢菊司地方的白納女修士們的修道院的全景便瞭然顯在目前了。這個神聖的房子恰巧是造在第十四和第十五世紀中著名的那個『一萬一千名魔鬼的手球場』的舊址上面。

這些街道是巴黎城中最古的。直牆和菜園這些名稱已經是很古的了，以這些名字爲街名的街道還古得多。菜園巷的原名是摩古 (Margou) 巷。直牆街的原名是野薔薇街；因爲上帝令百花開放，遠在人類鑿石之先。

九 道袍下面的一世紀

我們既已在此地談着小畢菊司女修道院中往年的瑣事，我們既已開了這深宮的一扇窗子，讀者又何妨再讓我們來稍微唐突幾句，這幾句話雖然與本書無關，但是有牠特別的地方並且是有用的，因爲這幾句話可以使我們知道在這深宮之中也有許多罕見的人物。

從前在這小修道院裏有一個從封特福洛 (Fontevault) 修道院轉來的百齡老嫗。在革命以前，她並且是紅塵中的人物。她常常談到路易十六的監印官米洛梅斯尼先生 (M. de Miramensin) 和一個極相識的狄勃納 (Duplat) 主席夫人。她無論談什麼事情總歡喜把這兩個人的名字牽涉起來，她以為這是足以自慰並且足以驕人的。她把那封特福洛修道院說到天花亂墜，她說那寺院中有不少的街道，好似一個城。

她那種比高爾第 (Picardie) 註一地方的口音使那些寄宿生聽到怡顏悅色。每年她都要莊嚴地更換她的誓願，她在發誓的時候，向那牧師說：聖福朗沙向聖瞿良發過這個誓，聖瞿良向聖德載發過這個誓，聖德載伯向聖普羅可泊發過這個誓……我的神父，我也向您這樣發誓。——於是那些寄宿生藏在她們面幕的下面笑，——不時藏在衣袖的下面笑；多麼可愛的巧笑，被那些詩唱娘的怒目抑制了！

(註一) 比高爾第在法國的北部。

有一次，那個百齡老嫗談着許多故事。她說：『在她紅顏未老的時候，白納修士們並不肯在那

些銃士前讓步。』她所談的是紅塵中的故事，但是第十八世紀中的故事。她述着商八年（Orampagne）地方和蒲館年（Bourgoigne）地方的那種獻四種酒的習俗。在革命以前，當一個大人物，法蘭西元帥，親王，公爵或世卿，經過那兩個城池的時候，這城中的文武官員便來致歡迎詞，並且獻上四隻船形的銀酒杯，杯中盛着四種不同的酒。第一個酒杯的上面有『猴酒』兩個字，第二個酒杯上面有『獅酒』兩個字，第三個上面有『羊酒』兩個字，第四個上面有『豬酒』兩個字。這四種比喻，代表人們入醉的層次：第一步醉態是歡躍，第二步易於發怒，第三步發呆，第四步變爲蠢物。

她有一件非常愛好的神祕東西鎖在櫃裏。封特福洛的教規不禁止她藏私有的物品。她從來不肯讓別人看見她這件東西。她每次想看牠，便獨自一個人關了房門，躲在裏面，這是她的教規所許可的。假使她聽見在走廊裏有腳步聲，便連忙用着她的那雙老手關上櫃門。別人向她說到這件東西，她便立刻停止談話，雖然她平時是那樣健談。最好奇的人們當着她的緘默也終歸失敗，最固執的人們對於她的穩定也毫無辦法。這是院中無事的人們用來解悶的談資。那個百齡老嫗的如此貴重，如此祕密的寶藏，是什麼東西呢？一定是一本什麼聖書吧？一串什麼獨一無二的求福珠吧？

一件什麼證實了的遺物吧？百般猜想也無從解決這疑團。到了這可憐的老婆子升天的那一天，大家都連忙跑到那櫃邊，並且開了櫃門。她們尋出了一件東西，好像一只神聖的寶盤，包在三層布的裏面。那是一個芳澤 (Faenza) 窯的瓷盤，盤上畫了一些在空中飛着，被一羣手中拿着長大射水筒的孩童醫生所追逐的愛神。追逐中姿勢滑稽，醜態百出。一個玲瓏的小愛神已經被射水筒刺入了。牠仍舊掙扎着，振着牠的那雙小翅膀，還想飛，但是那個醜怪望着牠嬉皮笑臉地笑着。這畫的意義是：愛神爲腹疾所制。這個盤子是非常奇怪的，也許有過引起莫麗哀的思潮的榮幸。到一八四五年九月，這盤子還存在人間，在坡麻垂 (Beaumarchais) 路的一個舊貨店裏出售。

這個好老太婆從來不接見外人，她說：『因爲那間會客室太愁悶了。』

十 永禱制的起源

我們剛纔所試述的那間鬼蜮似的會客室是本處特有的情狀，此中氣象之嚴肅非別處的修道院所能及。尤其是古廟街的那個女修道院，的確是屬於另外一社的，一條棕黃色的窗帷代替了那扇黑色的百葉窗，會客室中也鋪了地板，窗上垂着白紗，雅潔可愛，壁間懸着各種的畫幅，一個培

樂女修士去了頭巾的像，幾幅油畫的花卉，以至於土耳其男子的像都有。

法國最大的那株印度栗樹，第十八世紀中民間盛傳爲『王國中一切栗樹之祖』的那株栗樹便是在古廟街的那個女修道院中的花園裏。

我們已經說過，住在古廟街的這個女修道院中的是永禱社的一般培樂女修士，這些培樂女修道毫不屬於錫它的那一派。這永禱社的起源並不甚古，牠的歷史不過兩百年。在一六四九年中，聖體曾經在巴黎兩次被人褻瀆，前後相距不過幾天，一次在聖休耳必司 (Saint Sulpice) 堂，一次在沙灘上的聖約翰堂，這種駭人聽聞的和罕見的瀆神之罪曾使巴黎全城譁譁。聖垂曼 (Saint Germain des Prés) 的代理主教大祭師先生命令全體修道人舉行一次盛大的遊行，由教王的聖使主祭。有兩位貴婦人，苦爾丹 (Courtin) 夫人，蒲克 (Bouca) 侯爵太太，和古堡 (Chatean vieux) 伯爵太太認爲這種懺禮還不足。對於『神座中至尊聖體』的那種褻瀆仍舊使那兩位虔誠信女的心靈不安，她們認爲非在某一個女修道院中舉行永禱禮不足以補救那種罪惡。於是一個在一六五二年，一個在一六五三年都交了大宗款項給聖體院的一個培樂女修士，嘉德琳得巴爾

(Catherine de Bar) 姑娘，責成她創設一個培樂社的修道院，以期實現她們的誠心；聖垂曼的神甫，梅子先生 (M. de Metz) 最先允許了她創設這種修道院『規定非能繳納年費三百利弗，就是說本金六千利弗的女了一概不準入院。』和聖垂曼的那個神甫交涉妥當之後，國王便備了許多公函，到一六五四年，神甫的函件和上諭都頒布與理財部和法院了。

巴黎聖體院永禱社培樂女修道院的起源和備案便是如此。她們最初的修道院是在伽賽特 (Casette) 街，用了蒲克太太和古堡太太的錢新造的。

我們可以知道這一社對於錫它方面的培樂女修士是絲毫沒有關係的。牠附屬於聖垂曼的神甫，正好像聖心院的女修士們附屬於耶穌會會長，慈善社的女修士們附屬於拿撒勒會會長。

我們剛纔見過的小畢菊司的女修士們也是一樣和牠沒有絲毫關係的。在一六五七年，教皇亞力山德七氏有過一封特別的私函，允許小畢菊司的白納女修士們，照聖體院的培樂女修士們一樣，實行永禱制。但是這兩院中的人仍舊是一樣兩不相謀的。

十一 小畢菊司的末日

王朝復興，小畢菊司的女修道院便立刻衰下去了，這個教會和其他一切的教會一樣，過了第十八世紀，也衰微了。深思，正如祈禱，是人羣的一種需要；但是牠也和其他受了革命影響的事物一樣，可以日新月異，從反抗社會進步的變成幫助社會進步的。

小畢菊司院中的人口減得很快。到一八四〇年，那個小庵消滅了，那個寄宿舍也消滅了；老姑娘和少姑娘都沒有了；老的死了，少的走了『飛了』。

永禱社的規則是那樣嚴，致使人有談虎色變之概；有志願的畏縮不前，社中無人加入。在一八四五年，社中之人還可以胡亂找幾個充侍役的姆姆，但是唱詩的沒有一個。四十年前，社中還有百來人；十五年前，便祇有二十八人了。到今日社中還有若干人呢？在一八四七年，那位祭母是年輕的，這可以使我們想見當選人的數目是很小的了。她的年齡還不到四十歲。人數愈少，各人的工作便愈辛苦；從那時候起，她們就知道剩下十來個痛苦灣曲的肩背來扛聖培樂那根鐵槓的時候到了。那種擔負是無可增減的，幾個人扛牠是那樣重，許多人扛牠也是那樣重。牠壓着，壓着。於是她們死

了。當本書作者還住在巴黎的時候，她們中間的兩個死了，一個二十五歲，一個二十三歲。後者可以引用瞿麗婀亞耳碧呂拉 (Julis Alpinula) 的話：Hic jaceo, vixi annos viginti et tres.

註一 這女修道院停辦女子教育正是爲了這種不能振作的原因。

我們在這所非常的，不曾見過的，黑暗的房子門前走過，不能不走進去看看，並且不能不引着我們的同伴和聽着我們講常華尙的那種苦悶而對於某種人有益處的故事的人們一同進去。這女修道院的內容，我們已經看了一個大概，裏面充滿了不少的舊習慣，那些習慣到今日又是非常新奇的了。這是一所禁宮 (Hortus conclusus)。我們談過這奇怪地方的許多瑣事，但是我們談話的態度是恭謹的，至少我們的態度和瑣事是可蒙諒解的。我們雖然不能全部了解，但是毫不侮蔑什麼。梅絲特爾約瑟夫 (Joseph de Maistre) 在他的歌中認劊子手爲神聖，福爾太 在他的辨論中譏諷十字架上的耶穌，我們對於這二個人並無所軒輊。

(註一) 我葬在此地，享壽二十三歲。

附帶說一句，福爾太 也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爲他不難以辯護伽辣斯 註二的態度辯護耶穌；

況且，對於那些否認神可以化成肉體的人們，耶穌受刑的像代表什麼呢？一個遭難的學者。

（註二）伽辣斯（Galat）是第十八世紀的一個商人，被人誣告，以阻止他兒子脫離新教的罪，經法庭判決，處以輪刑；三年後，福爾太極力爲他辯護，法庭重判無罪。

到第十九世紀，宗教思想受了搖動。人們忘記了許多事情，忘記得好，祇要在忘記這樣的時候，同時學到那樣。祇要人心不感覺空虛。破壞也是好的，祇要在破壞之後有建設。

我們暫時來研究那些已經不存在的事物。我們應當知道以免走入覆轍。人們對於復古的行動常加以一個僞名，叫做維新。古，這個還魂的鬼，是一個慣於僞造護照的東西。我們應當小心，不可落入圈套。「古」有一付真面目，迷信一付假面具，假冒爲善。我們來宣佈牠的真面目，揭破牠的假面具。

至於修道院是一種複雜的問題。文化問題不許牠們存在，自由問題卻又庇護牠們。